

# 試論西魏北周時期鎮墓俑的文化元素——作坊與式樣<sup>\*</sup>

劉瑋琦<sup>\*\*</sup>

## 提 要

本文利用分析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俑造型風格與元素，得知王朝統治集團是以鮮卑神獸與佛教金剛力士的概念，詮釋墓葬中的鎮墓獸與鎮墓武士俑。由於以俑隨葬為朝廷制定的葬制，為此朝廷設置提供隨葬明器的作坊並產生官辦作坊式樣，而官辦作坊式樣的變化，往往與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有關，以此代表新文化政策的開展。

**關鍵詞：**西魏北周時期、鎮墓獸、鎮墓武士俑、作坊、風格

---

\*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12月8日

本文獲得蔡玫芬教授諸多建議，更承蒙匿名審查者諸多的寶貴意見，謹申謝忱。此外，紇豆陵曠墓的考古資料獲得，係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劉靜與北京大學圖書室的陳沖等人幫忙，特此致謝。

\*\* 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 前言

北朝時期的陶俑相關研究頗多，以其探究北魏至北齊的文化特性等相關議題，尤其是北齊王都鄴（河北磁縣）與霸府晉陽（山西太原）雙文化中心的發展歷程與交融元素等成果豐碩。<sup>1</sup> 與東魏北齊同時期的西魏北周王朝的文化，也展現於近些年大量出土的西魏北周墓葬，由於這些墓葬中隨葬器呈現北齊與北周文化的差異，因而學者們亦試圖檢視這些隨葬器，以期釐清西魏北周的文化元素。<sup>2</sup>

本文於鎮墓俑（鎮墓獸與鎮墓武士俑）的討論，<sup>3</sup> 著重形態、匠藝與模具等議題。蓋墓葬出土物中包含墓主用物與隨葬禮制中鹵簿儀仗，或有階級與個別差異，<sup>4</sup> 然鎮墓俑在墓葬空間中，因寓含宗教與族群傳統信仰，與死者的靈魂觀有密

- 1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126-139；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委員會編，《世界美術大全集·3·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 67-76；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收入氏著，《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15-62；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佛教藝術》，297 號（2008），頁 48-70，收入氏著，《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161-192；劉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 卷 1 期（2013 秋），頁 1-62。
- 2 楊泓、屈志仁與丁愛博都曾以李賢墓中俑造型樣式提到北周文化元素，倪潤安則就北周時期隨葬俑、墓葬空間與設施討論北周文化，負安志與李梅田從墓葬形制、隨葬物種類樣式與造型說明北周文化。參閱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157-178；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考古學報》，2005 年 1 期，頁 27-53；倪潤安，〈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間與設施〉，《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 1 期，頁 60-79；李梅田，〈墓葬文化的區域互動與嬗變〉，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70-179。James C.Y. Watt, "Luogang and After, 6<sup>th</sup> Century in the North," in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AD200-750*, ed. James C.Y. Wat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5-256. Albert E.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in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Sculptures*, ed. George Kuwayama (Los Angeles: Far Eastern Art Council,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50. Albert E. Dien, "Tomb Furnishings," in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7), 224.
- 3 北朝墓葬中的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原本名稱不明，考古學界將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稱為「鎮墓俑」，不過朱岩石提到，《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將北朝的鎮墓俑稱為「鎮墓神物」，此後亦有研究者使用此名稱，然本文使用的是考古學界通用的稱呼「鎮墓俑」。參閱楊泓，〈三國、兩晉、南北朝雕塑〉，頁 52；小林仁，〈隋俑考〉，收入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 356；收入氏著，《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222；小林仁著，朱岩石譯，〈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收入張慶捷、李書吉、李綱主編，《4-6 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48；亦收入氏著，《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63-90。
- 4 趙永洪，〈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見之儀仗表現與喪葬空間的變化〉，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427-462；蘇哲，〈東魏。

切關係，不可或缺。北朝發展出來的鎮墓俑組合，是兩個鎮墓武士俑與兩個鎮墓神獸（一件人面獸與一件獸面獸），牠們通常被放置於墓室內墓誌附近面向墓門，呈現以鎮墓獸為首，接著為一對鎮墓武士俑，之後則是由各種儀衛俑組成出行儀仗俑的排列隊伍。這樣的俑群組合從北魏平城時期、洛陽時期，甚至是北齊北周都可見，明顯成為葬制一環，隋代仍延續之。由於鎮墓俑在北朝普遍存在，也易於比較不同時期或地域的差異，而其形態與姿勢的變化與所處時代的文化意義有關。<sup>5</sup>故本文對西魏北周的鎮墓俑風格分析，將注意形態轉變的淵源，並進一步思索王朝的統治集團成員如何認識與運用這些鎮墓俑。

西魏北周的主要統治階層成員，為來自雲代地區（蒙古中南部至山西中北部地區）的武川鎮（今日內蒙古呼和浩特武川縣）軍閥。<sup>6</sup>雲代地區的墓葬，在北魏平城時期（398-494）曾有以俑群隨葬的現象，<sup>7</sup>然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後（494）少見，<sup>8</sup>但西魏北周統治集團墓葬卻有大量俑群，從李彥臨終遺誡其子「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sup>9</sup>可知，以俑隨葬於西魏北周時期相當普遍。前輩學者們曾提到，鮮

---

北齊の壁畫墓》，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壁畫墓の世界：絵に描かれた群雄割據と民族移動の時代》（東京：白帝社，2007），頁147-162。

- 5 鎮墓武士俑方面，林聖智提到鎮墓武士俑從持盾樣式變成按盾樣式代表職能變化，小林仁與佐藤雅彥提到，鎮墓武士俑身下出現底台與其守護職能有關；鎮墓獸方面，小林仁注意到北齊時期獸頭上的大戟，提到具威嚴與避邪功能。參閱林聖智，〈北魏寧懋石室的圖像與功能〉，《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8期（2005.3），頁36-38；小林仁，〈隋俑考〉，頁221-240；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157；《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的研究》，頁69。
- 6 北魏初都平城時為了捍衛都城平城，使其不受到柔然族威脅，便和平城沿北邊置六個軍事據點，武川鎮即是北魏六鎮中位於西邊第三鎮（今日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北方）。陳寅恪指出，西魏北周統治集團——關隴集團，是由武川鎮主的軍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雖北魏孝武帝曾率大臣入長安，然跟隨孝武帝入關中者不到萬人，且他們很快就被宇文泰冷落，簡言之，這是一個充滿鮮卑文化色彩的政權。參閱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里仁出版社，1994），頁125、166；王仲華，〈北朝的政治與經濟〉，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606-607；呂春盛，〈西魏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收入氏著，《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聯經，1990），頁29-42。
- 7 〈從平城到鄴城〉一文中提到，北魏平城時期的平民階層墓葬一般不見俑群，有俑群也僅為侍從俑，會出現鎮墓俑的墓葬為中等階層以上的官員或有爵位者墓。參閱韋正、吳嬌，〈從平城到鄴城——聚焦於墓葬文化的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期，頁12。
- 8 據目前出土墓葬，北魏洛陽時期的平城地區，除了大同縣陳庄出土的北魏M1墓有隨葬俑陪葬外，其他都未見到隨葬俑陪葬。參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大同縣陳庄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12期，頁37-46。
- 9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37，〈李彥傳〉，頁666。

卑葬俗原無殉俑，故北朝墓葬出現俑群是漢時期俑群制度的復甦，<sup>10</sup> 五世紀的平城地區墓葬有大量隨葬俑，意味著拓跋鮮卑已由鮮卑葬制轉向漢晉制度，<sup>11</sup>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平城地區離開政治中心遂少見俑群，可見是回復拓跋鮮卑族原本葬俗。<sup>12</sup> 因此一向被認為具有濃厚鮮卑文化色彩的西魏北周統治集團墓葬中出現俑群，難道意味著這群以武川鎮為主的統治集團改易了喪葬禮制？這無疑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另外，文獻資料雖未見西魏官制，不過《隋書》提到，西魏官制依隨北魏。<sup>13</sup> 西魏（北魏）於太府寺甄官署有管理燒製陶明器的甄官令，<sup>14</sup> 北周有管理燒陶作坊的陶工中士、下士，<sup>15</sup> 這說明西魏與北周時期舉凡皇室成員、貴族與有爵位者，墓中隨葬俑出自官辦作坊燒製。然官辦作坊燒製的作品是否存在「官辦作坊式樣」，再者作坊可否有「官辦」與「民辦」之區分也是本文試圖探究問題。

本文以西魏北周時期為討論的範圍，試圖從鎮墓俑的形態與製作技法著手。由於長安地區出土的鎮墓俑姿態與外型獨具一格，不僅與同時期的東魏北齊時期不同，也和北魏統治時的平城與洛陽兩地區的鎮墓俑不同，所以有些論述需注意。鎮墓獸方面，以蹲坐姿態呈現的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出現於北魏平城時期，孝文帝遷都後，於洛陽地區固定下來，並被東魏北齊承襲。然北魏晚期的長安地區卻出現一對爬伏姿態獸面獸，呈現十六國以來當地以一對獸面獸的隨葬傳統，這姿態與組合的鎮墓獸為西魏北周所承襲，可知長安地區鎮墓獸具有強烈地域性與保守性。<sup>16</sup> 鎮墓武士俑方面，北魏晚期洛陽地區的按盾式樣亦未見於長安地區，

10 富田哲雄，《陶俑》（東京：平凡社，1998），頁 122。

11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29。

12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0-41。

13 《隋書》載：「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改創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之建……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故知西魏朝廷仍沿襲北魏時的官制。《魏書·官氏志》雖未明確提到北魏時期各官制管轄事務，但《隋書》載：「後齊制官，多循後魏」，意味著北魏、西魏與北齊有相同官制，故可從《隋書》所載的北齊內容獲知北魏與西魏的官制資料。蘇哲在談論北魏洛陽時期「東園秘器」的製作，使用的亦是《隋書·百官志》中的北齊資料。參閱（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27，〈百官中〉，頁 751-771；蘇哲，〈北魏後期的石棺畫像〉，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的世界：繪に描かれた群雄割據と民族移動の時代》，頁 134-135。

14 《唐六典》：「甄官署，北齊太府寺統甄官署，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參閱（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27，〈將作都水監〉，頁 597。

15 王仲華，《北周六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卷 7，〈冬官府第十二〉，頁 479。

16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5-136；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

長安地區出現持盾者與雙手放於胸腹間者，這兩種式樣鎮墓武士俑雖出現於西魏北周時期，但西魏北周時俑的體態不同於北魏晚期者，而是呈身軀略歪扭且大腹便便，這體態被認為是鮮卑諸將形態，由於北魏晚期雲代地區墓葬不見陶俑陪葬，因此俑的造型被認為呈現出鮮卑觀念與關隴地方色彩的結合。<sup>17</sup>

俑造型也與技術改革有很大關係，<sup>18</sup> 因此製作技法無法被忽視。長安地區於 526 年之後的隨葬俑多數為單模製作且背平，此技法最早出現於 516 年的洛陽地區，只是洛陽地區在 526 年之後的俑就不再以此技法製作。所以學者提到，西魏北周隨葬俑的製作技法，呈現與北魏時期的關中地區俑群間的承襲關係。<sup>19</sup> 至於，西魏北周隨葬俑一直以來被認為製作較粗糙，其無論是大小或是造型精緻度等，不僅無法與同時期的東魏北齊者相比，也不如北魏時期者，所以學者也曾從經濟與葬制等角度思索。<sup>20</sup>

從西魏北周時期隨葬俑組合與形態來看，的確是在長安地區十六國至北魏時期當地傳統的框架下發展而來。然而，細究鎮墓獸組合與形態可以發現，北魏晚期的長安地區鎮墓獸為二件爬伏姿態的獸面獸，而西魏北周時期常見到的鎮墓獸是匍匐姿態的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這樣組合與形態的鎮墓獸是在韋輝和墓（533）才出現。而且從鎮墓武士俑的製作技法來說，十六國時期至北魏晚期於長安地區者都為雙模合模製作，與西魏北周時期的單模、中空、背平不同，<sup>21</sup> 因此影響西魏

俑》，頁 72；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58-163；《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63-90。

17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2。

18 矢部良明，〈貴族の時代の陶磁器〉，收入氏著，《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小學館，1982），頁 100。

19 富田哲雄，〈陶俑〉，頁 127-128；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文物》，2010 年 11 期，頁 65-70；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5-136；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2；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頁 31。

20 關於西魏北周王朝俑群製作上較東魏北齊者粗糙，丁愛博以李賢墓為例，提到是工匠經驗不足的關係，富田哲雄認為是此處俑群製作萎縮下的結果，八木春生則以為與北魏洛陽時西安地區不熱中俑群製作的傳統有關。倪潤安則從經濟面考慮，指出宇文泰實力不如高歡，關隴地區經濟基礎不如關東地區，因而推崇薄葬，導致關中地區陶俑製作簡單粗陋。參閱 Albert E.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50。富田哲雄，〈陶俑〉，頁 127-128；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 72-73；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39。

21 早期出土資料對西魏北周時期隨葬俑的製作技法，都只提到單模、實心、背平，直至近年出土報告特別提到鎮墓武士俑為背平、體中空，有的還提到背後有一鑽孔。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2。

北周時期的俑群文化元素，應該不僅是存在長安地區的傳統。由於俑造型除了受工藝技術、文化交流等因素影響外，政治影響也不容忽視，<sup>22</sup> 因此本文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對鎮墓俑進行分期的風格討論，<sup>23</sup> 分辨其時代特徵與變化意義，兼及工匠技術、督造者政治之學，並其間呈現的文化意義。

本文所欲談論的「西魏北周」王朝，是在西元 534-581 年以「長安」為政治中心，<sup>24</sup> 統治河南西部、陝西、寧夏、甘肅、四川等地的政權。西魏北周名義上是兩個不同國號的王朝，前者皇帝為拓跋氏，後者皇帝（天王）為宇文氏，<sup>25</sup> 實際上西魏與北周只是政治權力從宇文泰移到宇文護，宇文護佔據宇文泰的位置，居高位握有政治與軍事上的實權，在施政上仍秉持宇文泰尊《周禮》的傳統。而且北周政權體系早在西魏就形成，北周推行的六官之制完善於西魏晚期（556，西魏恭帝），因此西魏與北周的政策推行具連續性，未因改朝換代而改變，故視為一體。<sup>26</sup>

22 矢部良明曾提過，北朝陶瓷發展與政治環境有關，陶俑展現的藝術意欲不僅與這些無名的工匠有關，更直接受到當時政治環境，也就是統治階層的影響。參閱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 號（1981），頁 33-36；矢部良明，〈貴族的時代の陶磁器〉，頁 101。

23 倪潤安曾對北周時期隨葬俑分三期討論：舊式流行期（557-571）、過渡期（572-575）、新式流行期（576-581）。文章雖以北周俑為研究對象，但在分析俑群特徵時，不僅談論西魏時的俑，也提到關隴地區於十六國以來至北魏晚期的隨葬俑。不過當時墓葬資料較不豐富，因此談論西魏時僅能以侯義墓討論，在過渡期的討論也只有叱羅協墓。現今墓葬資料較之前豐富，從目前資料，544 年之前的隨葬俑樣式與之後者不同，552-572 年存在著兩種樣式的隨葬俑，即西魏晚期乙弗此墓樣式、北周初期的樣式，573 年之後的隨葬俑又是另一新樣式（573 年王昌墓中雖未見鎮墓俑但出行儀仗俑已是北周晚期的樣式）。因此本文對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俑，雖也分三期討論，但與倪潤安略有不同：西魏初期（534-544）、西魏晚期至北周建德元年（552-572）、北周晚期（573-581）。參閱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27-49。

24 十三世紀之前的西安古稱「長安」，本文探究的西魏北周王朝（534-581）都城即稱為「長安」，因此行文時如提到六世紀的「西安」時，便以「長安」稱之，不過談及出土的考古資料時仍以「西安」稱之。

25 《周書·孝閔帝紀》：「元年春正辛丑，即天王位」；《周書·明帝紀》：「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周書·崔猷傳》：「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由上，北周建立之初依《周禮》稱君王為「天王」，559 年才改「天王」為「皇帝」。參閱（唐）令狐德棻，《周書》，卷 3，〈孝閔帝紀〉，頁 46；卷 4，〈明帝紀〉，頁 58；卷 35，〈崔猷傳〉，頁 616-617。

26 谷川道雄提過，北周政權是由軍隊與政府組織緊密相連的這套體系構成，這套體系早在西魏時便已形成，鄭奕琦亦從法律來證明西魏與北周政策的連貫性。參閱谷川道雄著，李濟昌譯，〈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收入氏著，《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50-252；鄭奕琦，〈北朝法制在北齊、北周的總結和創新〉，收入氏著，《北朝法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9-126。

目前出土的西魏北周時期隨葬俑墓葬（見附錄），有鎮墓俑的為陸醜墓、<sup>27</sup> 暉華公主夫妻合葬墓、侯義墓、舒史軍墓、乙弗虬夫妻合葬墓、紇豆陵曦墓、拓跋虎墓、王士良與董榮暉墓、宇文猛墓、李賢夫妻合葬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韓家村 M1 墓、西安南郊 M3 墓、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若干雲墓、宇文儉墓、北周武帝孝陵、獨孤藏墓、莫仁相墓、<sup>28</sup> 尉遲運夫妻墓、韋孝寬夫妻合葬墓、陶家村 M18 墓、陶家村 M19 墓（夫妻合葬墓之後皆以「某某墓」稱之），墓主身分為皇帝、皇室、官員與少數無記名者，以品秩高且封爵的高官為多。過去墓葬資料以北周後期為豐，近五年出現的考古報告中，陸醜墓、暉華公主墓與乙弗虬墓豐富西魏時期資料；紇豆陵曦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顛墓等則提供北周時期墓葬文化研究更多可能性因素。

## 一、鎮墓獸形象探討

鎮墓獸為墓葬中造型特殊的神獸，<sup>29</sup> 在北朝常見以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出現於甬道上、墓門附近、墓誌銘前後或兩旁，一般認為其具有鎮守與保護的功能而稱之。<sup>30</sup> 據出土資料，六世紀之前長安一帶墓葬偶見鎮墓獸，為低頭露牙的虎面獸，

27 關於陸醜墓，根據考古報告所提「墓誌僅見一方，墓主陸醜卒於西魏大統四年。可辨人骨兩具，應為合葬墓。」報告中雖未提到夫妻合葬墓，不過目前所見到的西魏北周時期合葬墓都為夫妻合葬，故推測此為夫妻合葬墓，以其妻稱另一具骨骼。從出土資料，墓葬中有兩組隨葬俑分屬西魏初期與北周時期的樣式。雖然出土的西魏北周時期墓葬，有些為遷葬墓，不過據陸醜墓的出土報告未見到遷葬紀錄。由於墓葬中僅有陸醜的墓誌銘，墓誌銘的訊息也只有陸醜，故將北周樣式者稱隨陸醜妻入葬者。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4-30。

28 莫仁相墓中雖有鎮墓俑，但僅剩碎片無法討論，行文將不再提。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莫仁相、莫仁誕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2 年 3 期，頁 5。

29 早在先秦時期楚國墓就存在具鎮煞功能的神獸，西晉時墓室的門口處則出現一件狀似獨角的犀牛式樣鎮墓獸，至北朝墓葬中鎮墓獸才呈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關於北朝墓葬鎮墓獸相關研究，Mary H. Fong, "Tomb - Guardian Figurines: Their Evolution and Iconography," in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Sculptures*, ed. George Kuwayama (Los Angeles: Far Eastern Art Council,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84-93. 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鎮墓獸に關する一考察〉，《大阪市大學東洋史論叢》，10 號（1993.10），頁 49-67；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墓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歷史的、地域的分析〉，《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3 號（2003.9），頁 95-117；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48-165；《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的研究》，頁 63-90；吉村苜子，〈中國墓葬における人面、獸面鎮墓獸と鎮墓武士俑の成立〉，《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638 號（2012.6），頁 5-30。

30 「鎮墓獸」為目前考古學界普遍使用的稱呼，室山留美子提到，從北朝至唐墓常見到鎮墓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由於出土的唐墓中發現有「祖明」墨書的獸面獸，《唐六典》、《唐會要》中

如西安董家村後秦墓（384-417）、西安航天城北朝 M7 墓、西安北郊 M217 墓與韋君墓（459）者，<sup>31</sup> 呈前腳直立，後腳曲捲略靠向身體的；蹲坐樣式（圖 1）。520 年之後長安地區以一對鎮墓獸隨葬，獸類不一，呈爬伏與匍匐姿態，如邵真墓（520）是爬伏姿勢的狗面獸面獸（圖 2）；韋彘墓（526）與北塬北魏墓為爬伏姿態有魚鰭獸面獸（圖 3）；韋輝和墓（533）與韋乾墓（534）則出現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sup>32</sup> 為四肢彎曲、腹貼地的匍匐姿勢（圖 4）。

西魏北周時期鎮墓獸多為四肢彎曲、身軀呈匍匐而臥的姿勢，僅暉華公主墓中有一組以粗壯的四肢筆直站立，<sup>33</sup> 本文將稱筆直站立者為 I 型，匍匐姿勢者為 II 型，並依臉型隨年代分為三期（表一）——第一期：西魏初期（538-544）、第二期：西魏中晚期至北周武帝親政（552-572）、第三期：北周晚期（573-581）。

第一期：西魏初期（538-544），有陸醜墓（538）、暉華公主墓（541）、<sup>34</sup> 侯義墓（544）。I 型鎮墓獸出現於暉華公主墓，為獸面獸與人面獸組合，獸面獸作狗面獸，抬頭、雙眼圓睜似無辜狀、大厚唇，張嘴露出兩顆獠牙，脊背為一排長短

---

也有「祖明、地軸」的記載，讓唐時期的鎮墓獸有「祖明、地軸」稱呼，至於北朝的鎮墓獸有學者以「魃頭」稱之，但至今尚未成定論。參閱室山留美子〈「祖明」と「魃頭」——いわゆる鎮墓獸の名稱をめぐって〉，《大阪市大學東洋史論叢》，15 號（2006.11），頁 73-88；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鎮墓獸に關する一考察〉，頁 49-51。

31 關於西安北郊 M217 墓的年代，考古報告提到北魏早期，不過小林仁提到西安北郊 M217 墓中的鎮墓獸與西安董家村後秦墓相似，且其他隨葬俑造型也與十六國時期者相近，所以此墓年代應該能上溯至十六國時期。參閱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76；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5 年 1 期，頁 10-12；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頁 65；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院，〈西安航天城北朝墓發掘簡報〉，《文博》，2014 年 6 期，頁 14；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59；《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的研究》，頁 70。

32 西安三橋何家東北魏墓中鎮墓獸的姿態、樣式和韋乾墓、韋輝和墓者相似，然不清楚墓主下葬於何時，因而暫不談論。參閱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頁 79。

33 北朝時的鎮墓獸姿態多樣，有前腳直立後腳曲捲靠向身體蹲坐姿態、四肢彎曲身體為貼地的爬伏姿態、四肢彎曲身體貼地的匍匐姿態，還有以粗壯四肢筆直站立的姿態。參閱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墓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歷史的、地域的分析〉，頁 95-115。

34 暉華公主墓中鎮墓獸有兩對不同樣式，一對與陸醜墓者相似，另一對站立姿態鎮墓獸僅見於暉華公主墓。關於這對站立姿態鎮墓獸年代判別：一、人面獸有著人臉型與人五官，這種人臉型的人面獸只見於北魏末期到西魏中期，西魏晚期至北周滅亡的墓葬中都為怪異臉的人面獸。二，獸面獸背上的櫛齒狀鬃毛，曾出現於北魏晚期韋彘墓與韋乾墓，西魏中晚期至北周滅亡這段時間的墓葬尚未見到。雖考古報告提到「暉華公主死於 541 年，夫下葬的時間晚於暉華公主，隨葬品應分屬夫妻兩人，於不同時期下葬，從出土物的特徵初步推斷，下限為北周早期」，然從鎮墓獸的特徵來看，推測墓葬中兩組鎮墓獸應該都跟著暉華公主下葬。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頁 59-60。

不一向上鬚毛，由於頭異常大，讓身軀顯得不對稱的短小（圖 5 左）。人面獸有著人臉與五官，寬厚身體，四肢粗壯，足為蹄狀，其以瞠目張嘴的神情仰首朝天，頭頂排列三個三角形毛髮、下巴有一三角形鬍子，臉部兩側各有一貼著臉頰的捲毛髮，背脊鬚毛為櫛齒狀向後斜刺（圖 5 右）。I 型鎮墓獸的四肢站立樣式於六世紀的北朝墓中較少見，不過五世紀平城地區就已存在，<sup>35</sup> 還可上溯至魏晉時期（圖 6）。

II 型鎮墓獸，昂首、體肥臀圓、寬扁短尾下垂貼臀、四肢彎曲匍匐，足為爪狀。II 型鎮墓獸同樣也曾見於北魏平城時期，並上溯至漢晉時期（圖 7）。人面獸於陸醜墓、暉華公主墓、侯義墓都可見到，為人臉與五官，長臉，高顴骨，人耳，大鼻鼻孔外露，臉部毛髮往上梳至頭頂呈三角形豎起狀。有著人臉的人面獸在北魏末期的章輝和墓與章乾墓就出現（圖 4 左）。陸醜墓與侯義墓者，有橢圓形大眼，下巴寬且渾圓，身軀肥厚，頸背上未見到鬚毛（圖 8 左）；暉華公主墓者為新樣貌，身軀肋骨明顯，臉略呈長而方硬、高顴骨、橢圓形大眼的眼尾上揚，雙眉以眉心低、眉尾高，以炯炯有神的神情直瞪前方，頭頂毛髮則與頸背到上肢處一小排鬚毛連接呈高聳波浪狀（圖 8 右）。關於六世紀中葉長安地區隨葬俑，評價都是單調缺乏變化，製作上較粗糙，然暉華公主墓中 II 型人面獸的成熟細膩，似乎可與東魏晚期隨葬俑呈現的匠藝相呼應。<sup>36</sup>

獸面獸見於陸醜墓、暉華公主墓、侯義墓，為豬面，瞠目、小耳圓尖、豬鼻、闊嘴，嘴角露出小獠牙，從額頭至前肢處有一排短似馬鬚毛（圖 9）。豬面獸

35 就目前出土資料，北魏平城時期的鎮墓獸大致有三種姿態，四肢站立、四肢捲曲的匍匐姿勢與蹲坐姿態，其中站立姿態出現於破多羅太夫人墓、雁北師院 M2 墓與雲波路北魏 M10 墓。參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年 10 期，頁 22，圖 4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45-4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路北魏墓（M10）發掘簡報〉，《文物》，2017 年 10 期，頁 8，圖 7；Mary H. Fong, "Tomb - Guardian Figurines: Their Evolution and Iconography," 88, fig. 8.

36 所謂東魏晚期隨葬俑呈現的匠藝，指的是高歡遷都鄴時，不僅將洛陽朝廷的文武百官遷至鄴，還將洛陽居民共三十多萬人（包含各式工匠）一起遷入，因此洛陽陶俑呈現的技藝與造型等都隨著工匠來到東魏都城「鄴」，展現在生產於鄴城附近的隨葬俑上。實際上，西魏初年不僅暉華公主墓中人面獸呈現匠藝可與東魏時期的俑相呼應，陸醜墓中胡俑亦能展現工匠成熟的技藝，本文在談論「鎮墓武士俑」部分將對陸醜墓中胡俑詳談。參閱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 71；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51-152；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 176；劉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頁 27、32。

雖早見於北魏末年韋輝和墓（圖 4 右），然這三座墓者是全新樣式，陸醜墓與暉華公主墓樣式相似，大鼻孔與闊嘴相當明顯，不過後者昂首、嘴邊與下巴渾圓有肉的特點不見於前者；侯義墓者不似前二者，突出的長圓筒狀鼻與大鼻孔為其特點。

第二期：西魏中晚期至北周武帝親政（552-572），有舒史軍墓（552）、乙弗虬墓（555）、<sup>37</sup>董榮暉墓（565）、<sup>38</sup>宇文猛墓（565）、李賢墓（569）、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571）、西安南郊 M3 墓、隨陸醜妻入葬者、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鎮墓獸為新樣式的 II 型。獸面獸全為豬面獸，人面獸則依臉型分為兩式，I 式為狗臉、II 式為怪異獸臉，其中 II 式怪異獸臉者，因有人眼睛、鼻子與耳朵，所以室山留美子稱其人面獸，但小林仁將其歸為獸面獸，不過在此採用室山留美子的分類方式，仍稱為人面獸。<sup>39</sup>

獸面獸為 II 型豬面獸，墓葬有乙弗虬墓、宇文猛墓、隨陸醜妻入葬者、西安南郊 M3 墓、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其是在韋輝和墓者樣式上略作變化（圖 4 右），瞋目、小耳圓尖、豬鼻、闊嘴，嘴角露出小獠牙，額頭處置前肢處有一排短鬃毛，四肢彎曲作臥狀，足為爪（圖 10 左），不過，鄧村 M23 墓、隨陸醜妻入葬者、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中豬面獸為短鼻、軀體似細長圓筒狀，與乙弗虬墓、宇文猛墓者略有差異（圖 10 右）。

人面獸存在於舒史軍墓、董榮暉墓（未被盜）、宇文猛墓、李賢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西安南郊 M3 墓、隨陸醜妻入葬者、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這些人面獸的體型與獸面獸相似，最大特色是獸臉結合人的眼嘴鼻。I 式似狗臉者出現於隨陸醜妻入葬者、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特色為臉略長、長橢圓形眼、眉骨寬厚、大鼻孔外露、厚唇緊閉，兩側的

37 根據出土報告，鎮墓獸二件，但一件損殘，所以僅有一件鎮墓獸的訊息。參閱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35。

38 董榮暉墓實際上就是王士良與妻董榮暉、妾無名氏三人合葬墓。從墓中兩塊墓誌銘知，董榮暉下葬於 565 年，王士良則葬於 583 年，由於墓葬中隨葬俑樣式與 571 年之前者相似，因而認為這些俑應隨董榮暉下葬。參閱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 109-130，圖版 233-237。

39 本文之所以採用室山留美子的分類方式，在於北魏時期洛陽地區亦可見到獸臉與人五官結合的鎮墓獸，一般都稱牠們為人面獸，因而認為既然在北魏洛陽地區者被稱為人面獸，那麼在西魏北周這類型的鎮墓獸應該也是人面獸。參閱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60-162；《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71-72；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墓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歷史的、地域的分析〉，頁 108、112。

人耳相當明顯，於頭頂或背上未見到鬃毛（圖 11 右）。出現於舒史軍墓、董榮暉墓、宇文猛墓、李賢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與西安南郊 M3 墓的 II 式者，即是怪異獸臉上有人耳、闊鼻鼻孔外露、大嘴、獠牙，且頭頂的毛髮向上梳，使其狀似一角捲曲於頸部，背上無鬃毛（圖 11 左）。

北魏末期以來，長安一帶鎮墓獸為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然而董榮暉墓、<sup>40</sup> 李賢墓、<sup>41</sup> 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只見人面獸，<sup>42</sup> 尤其是李賢墓出現兩件尺寸不同的人面獸卻未見獸面獸。據墓誌銘、《北史》、《周書》等訊息，這三座墓主都為胡人且受鮮卑文化影響者。學者曾提到，人面獸的出現為鮮卑統治集團對於何謂鮮卑神獸的再詮釋，暗示與鮮卑葬俗的關係。<sup>43</sup> 所以這幾座墓葬中僅出現人面獸未見獸面獸，說明鮮卑人在接受漢晉葬制運用鎮墓獸之際，對人面獸的重視甚於獸面獸。

第三期：北周晚期（573-581），有叱羅協墓（575）、<sup>44</sup> 王德衡墓（576）、□顓墓（577）、若干雲墓（578）、獨孤藏墓（578）、宇文儉墓（578）、北周武帝墓

40 據董榮暉墓誌銘，「董」是賜姓，原姓氏則不清楚，不過學者提到，據《周書·王士良傳》董榮暉原本可能姓紇豆陵，姚薇元提到，「紇豆陵氏」本「沒鹿回部」在拓跋力微時被併吞，後獨立改稱「紇豆陵部」，說明此部族受鮮卑文化影響。再者，董榮暉為隴西郡人，《魏書·世祖紀》載：「太延五年，冬十月辛酉，車駕冬還，滅北涼」，可知 439 年北魏將整個黃河流域納入其管轄區域，不少鮮卑族在此活動。所以，雖不清楚董榮暉是鮮卑族還是紇豆陵氏，然可確定的是受鮮卑文化影響者。參閱（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4，《世祖紀》，頁 9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四 四方諸姓〉，頁 190-193；羅新、葉煒，〈王士良妻董榮暉墓誌〉，收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55-257。

41 《北史》中提到，李賢為漢代李陵之後，不過墓誌銘中提到十世祖「俟地歸」為拓跋鮮卑族。由於墓誌銘的功能是紀念死者，讀者是死者的親朋好友，雖會出現一些歌功頌德的內容，但關於死者身分、家世與事蹟的記載無須作假。因此關於李賢的記錄，傳統文獻史料與墓誌銘不同，但依墓誌銘知他是鮮卑族後裔。參閱（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59，〈李賢傳〉，頁 2105；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 年 11 期，頁 16；衣若蘭，〈明清夫婦合葬墓誌銘義例探研〉，《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8 期（2017.12），頁 52。

42 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的墓誌銘上提到墓主娘家為拓拔氏，其子與北周皇室諸王公之子同行輩。然考古報告曾提到，不清楚「拓拔」這個姓氏是墓主原本的姓氏還是賜姓，但可確定其夫應是宇文泰姪輩，與北周皇室有血緣關係，因此可確認墓主家族受鮮卑文化影響。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鄜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3 期，頁 44。

43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 本 1 分（2012.3），頁 22-25，收入氏著，《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 45-50；Albert E.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43-47.

44 叱羅協墓是繼暉華公主墓之後，另一座有四件鎮墓獸的墓葬，叱羅協墓中隨葬俑是新舊樣式各一套，其因將在「作坊與式樣」說明。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 10-35。

(578)、<sup>45</sup> 韋孝寬墓，鎮墓獸都為匍匐姿勢的Ⅱ型，除了上期出現的樣式外，還有新樣式。人面獸出現於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若干雲墓、獨孤藏墓、宇文儉墓。舊樣式者見於叱羅協墓與若干雲墓，形態與蹙眉嚴肅看著前方的神情，和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者相似（圖 12、圖 11 左）。新樣式者於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獨孤藏墓與宇文儉墓都可發現，雖稱為新樣式人面獸，但其尺寸大小、軀體樣式都與舊樣式相似，皆大耳、闊嘴緊閉，嘴角有一獠牙，不過新樣式者雙眼圓而大，不見舊樣式的嚴肅感，長雙眉且梳向頸部呈彎曲狀似雙捲角的特徵也是舊樣式沒有（圖 11 左，圖 12），也就是說，新舊樣式人面獸最大的差異在眉眼間，這些特徵於北魏平城時期的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葬中圓目、頭上有雙捲角的獸面鋪首上可發現（圖 13）。

獸面獸見於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若干雲墓、獨孤藏墓、<sup>46</sup> 宇文儉墓、北周武帝墓與韋孝寬墓。叱羅協墓與若干雲墓的舊樣式與上期相似，不過叱羅協墓中兩件舊樣式的獸面獸皆以墨筆將全身繪滿鱗紋，且一有獠牙、一沒獠牙，後者以墨筆繪製眼嘴輪廓，臉部線條較溫順（圖 14）。新樣式獸面獸出現於王德衡墓、□顛墓、宇文儉墓、北周武帝墓與韋孝寬墓，這幾座墓中獸面獸不似前期存在一致性樣式，而是具個別性，但全都圓睜雙眼、圓耳、短扁塌的鼻。王德衡墓與韋孝寬墓者為短塌鼻、厚唇、齧牙咧嘴的豬臉樣貌，宇文儉墓者雖為狗臉但卻有短豬鼻，□顛墓與北周武帝墓則是有短豬鼻的虎（獅）臉（圖 15）。

關於這時期獸面獸，以下須說明：首先，叱羅協墓、□顛墓與孝陵中獸面獸的身上出現鱗紋，據目前所見資料，獸面獸身上的鱗片紋是新特徵，不過這特徵在北魏平城時期的雁北師院 M2 墓中人面獸身上就存在。第二，這時期的獸面獸樣式多變，鎮墓獸是想像中的動物，所以獸面獸的個別性，展現了北周晚期官辦作坊的工匠不再只單純以模具燒製俑，而是盡情的發揮其創造力。

綜上所述，長安地區從十六國時期的墓葬就有鎮墓獸，先前提到十六國時期鎮墓獸外型雖與西魏北周時期不同，沒有直接承襲關係，但和長安地區北朝鎮墓

45 據孝陵的出土報告知鎮墓獸為一對，但僅獸面獸修復好，由於目前的西魏北周時期墓葬，有一對人面獸未發現一對獸面獸，因此孝陵中另一未修復者是否為人面獸，待關注。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 年 2 期，頁 20。

46 獨孤藏墓中獸面獸面部受損，因此本文不討論。參閱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圖版 185。

獸起源有關。至於北魏晚期發展於洛陽地區的人面獸、獸面獸組合，可能對長安地區產生影響，只是這影響並未在西魏北周時期持續下去。<sup>47</sup> 西魏北周時期鎮墓獸是在北魏晚期出現於長安地區鎮墓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基礎被認為即是 520 年以來墓葬常出現的一對伏臥姿態的獸面獸。<sup>48</sup>

從近些年來不斷出土的西魏北周時期墓葬發現，鎮墓獸確實是在北魏晚期長安地區的要素下發展，然而在韋乾墓與韋輝和墓（533）中人面獸與豬面獸組合與樣式下產生變化。而且北魏洛陽地區的侯掌墓（525）、染華墓（526）與元邵墓（528）中人面獸也是人五官與獸臉的結合，<sup>49</sup> 從墓誌銘可知，侯掌與染華來自雲代地區，元邵墓的俑是爾朱榮掌控朝廷提供，爾朱榮代表著仍具有傳統鮮卑文化的族群。<sup>50</sup> 換言之，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獸造型樣式雖與北魏洛陽地區關係不大，但洛陽地區出現獸臉與人五官結合人面獸的墓主，與西魏北周的統治集團成員來自同一地區。

據《通鑑》載：

中大通二年（530）万俟醜奴侵擾關中，…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歧諸軍事、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sup>51</sup>

47 小林仁提到，人面獸與獸面獸的組合曾出現於侯義墓，之後墓葬就不存在。參閱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60-161；《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71。

48 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頁 158-161；《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頁 70-72；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5-136；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 72。

4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 年 8 期，頁 59，圖 33；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 年 5 期，頁 415，圖版壹-1；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 4 期，頁 222，圖版拾貳-1、拾貳-2。

50 據《魏書》知，爾朱榮「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首帥」。有研究提到，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爾朱榮便成爲「雁臣」，所謂「雁臣」《北史》中明確提到即「秋朝京師，春還部落」，他們是一群仍保有部落習俗的首長。所以，相對於洛陽朝廷的官員，爾朱榮這樣的雁臣是一群具有傳統鮮卑文化者。參閱（唐）李延壽，《北史》，卷 54，〈斛律金〉，頁 1965；張曉波，〈北魏遷都洛陽後「雁臣」活動探究——以爾朱榮爲主要的研究對象〉，《洛陽學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5 卷，2020 年 2 期，頁 12-17。

51（北宋）司馬光，《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7），卷 154，〈梁紀十·武帝中大通二年〉，頁 4771-4772。

所以 530 年隨賀拔岳、侯莫陳悅與宇文泰等一同前往關隴地區者，除武川鎮鎮民外，還有其他五個鎮的鎮民們。當關隴起義軍被滅、爾朱天光被殺後，宇文泰等武川鎮軍閥不僅是當時關隴地區主要掌權者，<sup>52</sup> 也是日後西魏北周統治集團成員之一；<sup>53</sup> 而且關隴漢人文士在北魏晚期就是爾朱天光、賀拔岳等討伐關隴起義軍的軍團幕僚，這些人早就與武川鎮勢力結合，<sup>54</sup> 基本上，北魏時期的長安地區在 530 年就是個承襲雲代地區鮮卑文化之地。至於來自吐谷渾的暉華公主墓出現鎮墓俑一事，<sup>55</sup> 先從墓主本身來看。《北史》載：「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阿涉歸子也。」<sup>56</sup> 且據墓誌銘「茹茹驃騎大將軍俟利莫何度支尚書金城王乞伏孝達」，暉華公主之夫「乞伏孝達」應該是十六國時期曾於隴西建立西秦的乞伏氏後代，也就是隴西鮮卑後裔，可知暉華公主與夫皆受鮮卑文化影響，<sup>57</sup> 所以他們和西魏北周統治階層有同樣神獸信仰。<sup>58</sup> 再者，暉華公主以「公主之禮」下葬，代表葬禮執行時，朝廷派禮

52 谷川道雄，〈武川鎮軍閥的形成〉，頁 277-284。

53 關於受到鮮卑文化影響者，首先，從宇文氏來看，學者曾指出宇文氏非鮮卑族而是匈奴族，不過王明珂等學者提過，無法將「鮮卑」視為一個部落，「鮮卑」是各部落人因遷徙、互動等因素下相融合下的部落聯盟。拓跋鮮卑立足內蒙古地區前，此地是匈奴居住地，當匈奴衰落之際，鮮卑族正好落腳於此並逐漸強大，這使得許多匈奴加入鮮卑行列，宇文氏就是早期就進入「鮮卑」部落者，因此他們早已接觸到鮮卑文化。再者，在民族性上，六鎮鎮人集團是一個鮮卑化集團，所謂的「鮮卑化」為染鮮卑習俗、使用鮮卑語言，就算血統上不是鮮卑人，但已形同鮮卑人。參閱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9-255；林聖智，〈導論〉，《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 3；王明珂，〈森林草原游牧的烏桓與鮮卑〉，收入氏著，《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12），頁 207；萬繩楠，〈北朝晚期鮮卑化和漢化兩種力量的鬥爭〉，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稿》（臺北：雲龍出版社，1994），頁 340-341。

54 周一良曾提過，北魏時期的秦雍地區高門地主並不像山東門閥能維持他們的文化、社會地位等各方面的勢力，這是因為早在西晉時期這地區人口就「戎狄居半」，苻堅統治時也曾將諸雜夷遷至此，因此北魏初期的關中地區已是「秦地戎夷混并」之地。所以對宇文泰而言，關中地區問題在於「戎夷混并」、「民多剛強，類乃非一」，而非對付這些漢士族。參閱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頁 145；呂春盛，〈西魏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 55。

55 近年於武威出土許多吐谷渾的王族大墓，發現鎮墓俑與各式侍從俑，只可惜其年代都為八世紀時期，不過考古學者提到，從墓葬形制可見到鮮卑葬俗的影響。因此以俑隨葬尤其是存在著鎮墓俑，是否為吐谷渾早在六世紀時與中原王朝互動下的結果，還是與唐葬制有關，待日後出土更早期墓葬來證實。參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 年 10 期，頁 29-47。

56（唐）李延壽，《北史》，卷 96，〈吐谷渾傳〉，頁 3178。

57 周偉洲，〈吐谷渾暉華公主墓志與北朝北方民族關係〉，《民族研究》，2020 年 2 期，頁 113-114；羅新，〈西魏暉華公主墓志所見的吐谷渾與柔然名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0 卷，2020 年 5 期，頁 126。

58 陳寅恪曾提到，隴西鮮卑乞伏氏來歷與傳說都跟拓跋鮮卑相似，尤其是南遷時與神獸的傳說更為相似。參閱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 92。

官監督，隨葬俑出自官辦作坊，因此鎮墓獸樣式應該與統治集團成員的神獸思維有關。

「鮮卑」一詞，自初似即與神獸相關。依《史記索隱》引三國時人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sup>59</sup> 所以，「鮮卑」即是「神獸」，<sup>60</sup> 《魏書》載：「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先行導引，歷年乃出。」<sup>61</sup> 說明神獸與鮮卑人之間有某種特殊關係。林聖智曾指出，西晉末年拓跋鮮卑已開始學習運用圖像，建立北魏之際，更將自己原有的神獸崇拜擴展成他們鎮墓圖像的宗教文化基礎，<sup>62</sup> 丁愛博直接指出鎮墓獸與鮮卑信仰中狗引導死者靈魂歸天有關，說明鎮墓獸與鮮卑喪俗間關係，<sup>63</sup> 這皆可從鎮墓獸的外型意義來說明。

第一，關於豬臉鎮墓獸，據《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鮮卑者，……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sup>64</sup> 依惠棟引《說文》補注「角端狀如豕，角善為弓」，郭璞注《爾雅》指出「角端似豬，角在鼻上」正是野豬形象。再者，距武川鎮不遠的內蒙一帶和林格爾縣另皮窯北魏墓中曾出現野豬牌飾，<sup>65</sup> 學者曾提過，北魏平城時期的鮮卑墓葬中銅牌飾的母題已轉變為神獸，而鎮墓獸是鮮卑統治集團對於神獸的再次詮釋，體現他們對部族的起源、傳承與歷史記憶。<sup>66</sup> 這意味著豬式樣神獸早在北魏平城時期就為武川鎮鎮民熟悉的神獸樣式，當他們來到長安地區，需於墓壙內放置鎮墓獸時，便將原本的豬式樣神獸圖像轉化成豬面鎮墓獸，因此北魏晚期長安地區的豬面獸式樣，其實是來自武川鎮的文化元素。

59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10，〈匈奴列傳〉，頁 2898。

60 林聖智於〈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提到，白鳥庫吉、馬長壽、遼耀東皆曾提過神獸與鮮卑的關係。參閱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 19；《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 39-40。

61 (北齊) 魏收，《魏書》，卷 1，〈序紀第一〉，頁 2。

62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 24-25；《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 41、49。

63 Albert E.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47.

64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出版社，1984)，卷 90，〈烏桓鮮卑列傳〉，頁 2985。

65 孫危，〈鮮卑墓葬的考古學研究〉，收入氏著，《鮮卑考古學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37-39。

66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 10、25；《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 50。

北周晚期獸面獸為豬面與獅面的結合，身上還有鱗片紋。之前提到鱗片紋為五世紀平城地區鎮墓獸就存在的元素，至於似獅似豬形象的獸面獸雖至今未見於其他地區，不過五世紀之後北方草原上牌飾就存在著許多被稱為神獸的複合動物形象，<sup>67</sup> 如土默特左旗討合氣北魏墓中神獸牌飾為虎面、羊角與豹身樣式，<sup>68</sup> 北魏沙嶺壁畫墓中神獸形象也具兩種以上不同動物的特徵。<sup>69</sup> 林聖智更指出，當鮮卑族掌握更多的圖像資源，神獸的種類陸續增加並出現新的變化，<sup>70</sup> 所以複合動物體的獸面獸應該也與雲代地區有關。

第二，狗面鎮墓獸與鮮卑葬俗有密切關係。《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sup>71</sup> 鮮卑人認為死後須由狗護送靈魂回歸赤山，這讓具守護與導引意涵的鎮墓獸被賦予狗形象。雖然狗臉鎮墓獸於六世紀的長安地區出現頻率不高，<sup>72</sup> 不過北魏晚期與北周時期的獸面獸與人面獸都存在狗臉樣式（圖 16）。

第三，人面獸，學者們曾指出人面獸與鮮卑神獸思維有關。可於《晉書》能找到線索：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sup>73</sup>

67 孫危，〈鮮卑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73。

68 伊克堅、陸思賢，〈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時期文物〉，《考古》，1984 年 3 期，頁 51、55。

69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 18。

70 林聖智提到，早期墓葬中常見到鹿紋圖像，到了五世紀初就逐漸被各類神獸取代，沙嶺壁畫墓（435，鮮卑破多羅部）的墓甬道還繪龍。參閱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 22；《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 44。

7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90，〈烏桓鮮卑列傳第 80〉，頁 2980。

72 從目前出土資料，狗面獸於 526 年之後的關東各地常見，然關中地區只出現於 520 年邵真墓。參閱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 M229 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12 期，頁 62-63，圖 2。

73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125，〈乞伏國仁傳〉，頁 3113。

這段話說明鮮卑人以為神獸與他們有血緣關係，<sup>74</sup> 當他們越過陰山時，遇到狀似神龜的巨蟲擋路，祭祀後神龜消失出現一小兒。因此無論怪異臉孔、人五官的人面獸，或是西域人五官的人面獸，即是呈現人與獸結合。西魏初期人面獸外型承襲自北魏晚期長安地區的西域人臉型與五官，這種西域人臉的人面獸也早出現於北魏平城時期。至於怪異臉（動物臉）與人五官的人面獸早存在於北魏洛陽時期河南地區，如元邵墓中人面獸為狗臉，染華墓者狀似貓臉，侯掌墓中人面獸更讓人想起北朝佛教石窟中的「畏獸」。<sup>75</sup> 姜伯勤曾提過，北魏墓葬中墓誌上「畏獸」像與鮮卑傳統的關係，<sup>76</sup> 具啟發性。如此看來，怪異臉（動物臉）的人面獸與鮮卑傳統間關係密切，因此六世紀中葉的長安地區人面獸，展現應是當時鮮卑人思維下神獸觀。

綜上述，西魏北周統治集團是以鮮卑神獸概念來理解鎮墓獸。文獻所述鮮卑的神獸信仰，內蒙呼倫貝爾高原區的扎賚諾爾墓群中出現神獸牌飾，說明鮮卑族尚未與其他民族接觸前，就會將守護與幫助他們的神獸形象放置墓葬中。神獸牌飾雖不見於六世紀中葉的長安朝廷官員墓葬，卻出現神獸形象的俑，且從確知俑在墓壙中的位置，如李賢墓發現，從甬道到墓室內為一對人面獸之後一對鎮墓武士俑，其後則是各式出行儀仗俑；這樣的俑群排列組合北魏平城時期雁北師院 M2 墓早已存在，該墓中鎮墓武士俑站在墓門旁，四肢站立頭低下的人面獸則是在出行隊伍之前，昂首蹲坐的獸面獸則在出行隊伍中。<sup>77</sup> 換言之，西魏北周統治集團成員，以五世紀就存在平城地區的以鮮卑神獸思維理解並使用鎮墓獸。

74 陳寅恪提過，拓跋鮮卑與隴西鮮卑同屬於西部鮮卑，他們有類似的神獸傳說。參閱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頁 92。

75 有關北朝時期的「畏獸」，參閱長廣敏雄，〈神鬼圖の系譜〉，收入氏著，《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頁 105-141。林巳奈夫，〈獸環・鋪首の若干をめぐつて〉，《東方學報》，57 冊（1985.3），頁 54-65。Susan Bush, "Thunder Monsters, Auspicious Animals, and Floral Ornament in Early Sixth-century China," *Arts Orientalis* 10 (1975): 19-33.

76 姜伯勤，〈「天」的圖像與解釋——以敦煌莫高窟 285 窟窟頂圖像為中心〉，收入氏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55-76。

7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頁 42。

## 二、鎮墓武士俑形象探討

考古報告所稱的鎮墓武士俑，<sup>78</sup>為放置在墓門附近或甬道上的一對長相嚴肅、身穿鎧甲，身形較其他俑高大的武士俑，一般認為其具有鎮守與保護的功能，確保死者不被魍魎侵擾而存在。

北魏晚期（520-534）的長安地區墓葬中鎮墓武士俑樣式多變。邵真墓（520）、韋彘墓（526）與北塬北魏墓的鎮墓武士俑，高約43公分，戴著緊包頭部的兜鍪，身穿寬袖襖褶衫的褲褶服，雙手往身前屈舉至腰際，一手握拳，一手張大手掌，身體筆直站立（圖17左）。韋輝和墓（533）與韋乾墓（534）中鎮墓武士俑，高約47公分，頭戴頂部有根圓柱體兜鍪、身穿襖褶明光鎧、身下有底板，以筆直的寬肩呈現身軀的魁武，雙手握拳樣式鎮墓武士俑的雙手皆趨於身前，一手高舉、一手呈九十度彎曲置於腰際（圖17右）。

然而，現今出土的西魏北周時期鎮墓武士俑與之前迥異，雖然也是戴兜鍪、身穿明光鎧（或魚鱗鎧），但高度僅約20-30公分，身軀肥碩且凸腹，多數者雙手握拳，右手緊貼著身體下垂，左手彎曲握拳於胸腹間；少數者一手握拳於腰際、一手持盾。據式樣探析大致分三期——第一期：西魏初期（535-541）、第二期：西魏中期至北周武帝親政（544-572）、第三期：北周晚期（573-581），又依其站姿，分為二型，I型筆直站立、II型腰略呈扭曲狀（表2）。

第一期：西魏初期（535-541），墓葬有陸醜墓、暉華公主墓。鎮墓武士俑為一手彎曲在胸前、一手下垂於腰際做握拳的I型筆直站立樣式。這兩座墓皆可見者是體態肥碩者，面相方圓、雙頰過豐、雙肩筆直、厚胸、大圓凸腹，頭戴平頂、覆耳垂肩的魚鱗兜鍪、身穿魚鱗鎧披長髦（圖18右）。只出現於暉華公主墓為身軀修長者，頭戴頂脊起稜兜鍪，身上的襖褶明光鎧下擺飾著魚鱗甲片，面長而方、

78 鎮墓武士俑為今日考古學界慣用的稱呼，古代文獻中的方相氏、當壙、當野，皆被認為是鎮墓武士俑的稱呼。「方相氏」一詞來自《通典》載「方相氏，…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所以方相氏的「執戈揚盾」外型與職能和鎮墓武士俑相似，被認為應該就是鎮墓武士俑；至於「當壙、當野」則見《唐六典》載，王去非認為《唐六典》：「祖明、地軸、當壙、當野」即是《大唐開元禮》《唐會要》中提到的「四神」，又有唐時期墓葬中出土鎮墓獸背後出現「祖明」，因此「當壙、當野」應為鎮墓武士俑，此說法獲得徐蘋芳、室山留美子等學者的認同。參閱小林太市郎，〈葬送及び防墓の土偶と辟邪思想〉，收入氏著，《支那古俗と明器土偶》（東京：一條書院，1947），頁193-205；王去非，〈四神、中子、高髻〉，《考古通訊》，1956年5期，頁50-52；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考古通訊》，1963年2期，頁91。

高凸顴骨，雖與肥碩者一樣濃眉與大圓眼，但眉眼呈「 $\wedge$ 」狀表現嚇阻的氣勢，短頸、窄垂肩、平胸、縮腰、凸腹與「 $\angle$ 」字形體態等為其特色（圖 18 左）。

這兩座墓中鎮墓武士俑的手勢與鎧甲，可留意其來源網絡與傳佈。第一，握拳於胸前與腰際的鎮墓武士俑於長安雖第一次出現，但此手勢於北魏平城時期就存在，如大同城東寺兒村北魏墓石雕供養龕上武士、沙嶺北魏壁畫墓甬道南壁鎮墓武士。第二，肥碩體態鎮墓武士俑身穿整套魚鱗鎧甲，是西晉以來鎮墓武士俑常穿服飾，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除了鎮墓武士俑外，<sup>79</sup>也是一般侍衛俑的鎧甲。<sup>80</sup>身型修長的鎮墓武士俑穿半身魚鱗紋鎧甲，則見於孝文帝遷都洛陽後（522-526）鎮墓武士俑，如郭定興墓中鎮墓武士俑。<sup>81</sup>至於身披長髦樣式，僅出現於北魏洛陽時期河南地區，如染華墓與元邵墓。從鎮墓武士俑手勢與鎧甲，呈現西魏初期的長安地區與北魏的平城、洛陽兩都城間關係。

第二期，西魏中期至北周武帝親政（544-572），墓葬有侯義墓、舒史軍墓、乙弗虬墓、紇豆陵曦墓、拓跋虎墓、宇文猛墓、李賢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隨陸醜妻入葬者、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鎮墓武士俑都握拳，一手緊貼著身體下垂，一手彎曲靠近胸前，在兜鍪框住的多肉臉上，為彎濃眉、大圓凸眼、矮鼻樑與寬鼻翼，多數張口露牙大笑，少數緊閉雙唇表情較嚴肅。不管哪種神情，都以短頸、寬肩、厚胸、大圓鼓腹表現北方武人的壯碩形體。

I 型筆直站立的鎮墓武士俑雖在西魏初期就出現，但出現於紇豆陵曦墓、拓跋虎墓、隨陸醜妻入葬者、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墓與韓家村 M1 墓者為新樣式（圖 19 左）。頭戴尖纓兜鍪包住過於豐腴雙頰與渾圓下頤，長臉上五官集中，身穿的魚鱗筒袖鎧將圓鼓壯碩胸膛展現無遺，腰際以下略窄，這種強調上半身渾圓而

79 北魏平城時期穿魚鱗鎧甲鎮墓武士俑可見於沙嶺壁畫墓（435）、山西大同雲波路 M10 北魏墓、宋紹祖夫妻墓（471）與雁北師院北魏 M2 墓。參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頁 22，圖 4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頁 44-45、130-131，彩版 16、7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路北魏墓（M10）發掘簡報〉，頁 5-6。

8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頁 131-133，彩版 76、77；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 年 6 期，頁 285，圖版 3-10；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 年 9 期，頁 29，圖 6、7，圖版 2。

81 北魏洛陽時期鎮墓武士俑穿的襖襠魚鱗鎧，魚鱗紋大都在胸部，如 528 年之前河南與河北地區鎮墓武士俑，襖襠鎧下擺為魚鱗紋目前僅見於郭定興墓中鎮墓武士俑。參閱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 年 5 期，頁 33，圖版拾 -1；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 年 9 期，頁 47，圖 4-2。

不是豐滿肥厚的武士形象，被認為是鮮卑武士的特徵，<sup>82</sup> 而且身穿的魚鱗鎧甲與手勢見於北魏平城時期宋紹祖墓、雁北師院 M2 墓鎮墓武士俑，<sup>83</sup> 呈現與北魏平城時期關係。

Ⅱ型腰略呈扭曲狀鎮墓武士俑，於西安地區有侯義墓、舒史軍墓、乙弗虬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固原地區則為宇文猛墓與李賢墓。鎮墓武士俑兜鍪有兩種，一為頭頂有尖纓，另一為無尖纓，鎧甲方面，西安地區者穿肩有披膊明光鎧，<sup>84</sup> 固原一帶穿的是肩有披膊魚鱗明光鎧。鎮墓武士俑的鎧甲與兜鍪雖略有差異，但外型極相似，臉頰過豐、下頤豐腴、雙眼圓睜、張嘴露牙，誇張大聳肩下是筆直而寬肩線與大圓鼓腹，由於腰呈扭曲狀、略屈單腿、握拳的雙手呈一手在胸一手下垂，讓Ⅱ型似奔跑樣式（圖 19 右）。這種略屈單腿似奔跑姿態的武士，也可於同時期的石窟與造像碑上發現，如麥積山第 133 窟 16 號造像碑中段穿襦褶鎧的西魏力士、北石窟寺 60 窟的北周力士（圖 20），且在北魏遷都洛陽前開鑿的雲岡石窟第 9、10 窟南壁拱門上金剛力士即此站姿。<sup>85</sup>

八木春生提到，北魏時期的佛教力士、鎮墓武士俑與畏獸都屈單腳站姿的關聯性，無法被忽視，而且銘朱雙熾造像龕浮雕（512）上屈單腳力士像與墓葬武士像組合，呈現將佛教力士像與墓葬武士像視為同類形象。這種略屈單腳的站姿還出現於具有壓勝避邪作用的畏獸上，雕在鞏縣石窟的第 4、5 窟畏獸與金剛力士都是略屈單腳姿態，尤其是金剛力士的站姿被刻意表現，可知工匠意識到此姿態背

82 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 176。

8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頁 45、131。

84 就目前資料，尖纓兜鍪約在西魏晚期乙弗虬墓才出現，無尖纓兜鍪從西魏初就存在，侯義墓中兩件鎮墓武士俑頭戴的都是無尖纓兜鍪，其中有件兜鍪前端還有沖角。參閱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頁 36；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博物館，〈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 12 期，頁 58。

85 在佛教雕塑的圖像中，常見「金剛力士」與「力士」兩種名稱。八木春生提到，「金剛力士」名稱很多，其中「執金剛神」稱呼，便是圖像上常見到的樣式，手執可以打碎一切的金剛杵，祂的職責，除了是佛陀身邊的護衛神，也是護法神。「力士」職能也是守護佛陀與佛法，常見到的圖像為手持三叉戟（金剛杵之外的器物）或徒手的武士形象，如北朝常見裸露上半身與著鎧甲者。李星明稱這些具守護與護法職責的（金剛）力士，為「護法神」或「守護神」，並提到祂們在北朝也成為墓葬的守護者，不僅是以繪畫形式出現於墓門、石雕葬具上，還被製成明器系統中的俑。參閱八木春生，〈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金剛力士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京都：法藏館，2004），頁 10-23-32；李星明，〈唐代護法神式鎮墓俑試析〉，收入顏娟英、石守謙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 283-296。

後的意義。<sup>86</sup> 因此西魏中期到北周晚期的Ⅱ型鎮墓武士俑站姿，也可從與佛教美術的連結關係來思考。<sup>87</sup>

第三期，北周晚期（573-581），墓葬為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若干雲墓、獨孤藏墓、宇文儉墓、北周武帝孝陵、尉遲運墓、韋孝寬墓與陶家村 M18 墓、M19 墓。<sup>88</sup> Ⅱ型鎮墓武士俑僅出現於叱羅協墓，且無論是體態或樣式都延續第二期者。Ⅰ型鎮墓武士俑為主要式樣，除陶家村這兩座墓者外，全都為長臉，雙頰豐腴、大眼圓睜，胸部飽滿厚實，形體壯碩，又可依手是否持盾分為兩式，Ⅰ式握拳者，頭戴有尖纓兜鍪、穿肩加披膊魚鱗鎧甲、一手緊貼著身體下垂，一手彎曲靠近胸前，此手勢延續於前期鎮墓武士俑（圖 21 右）。Ⅱ式持盾者，頭戴無尖纓兜鍪、穿肩加披膊明光鎧於胸前中間出現縱束兩條甲帶（圖 21 左）。持盾者鎧甲最見於炳靈寺第 169 窟第 3 龕金剛力士，與雲岡石窟第 9 窟金剛力士（圖 20、22），不過北齊時期元良墓、固岸 M2 墓與崔昂墓中鎮墓武士俑亦著類似樣式鎧甲（圖 23）。

陶家村 M18 墓與 M19 墓中鎮墓武士俑外型，與上所述的西魏北周墓鎮墓武士俑完全不同，高為 73-74 公分，戴頂有短圓柱、額前有沖角的護頸兜鍪，身穿裙裾外張、肩有關葉狀披膊的襦襜鎧。由於兜鍪額前的三角型覆額幾乎蓋住前額，沿著臉頰往下縮至下巴處，使其臉部呈一個心型。鎮墓武士俑的比例並不協調，頭小身軀卻十分龐大，明顯的寬厚胸部、凸腹與圓厚的上臂，讓形體過分壯碩。

這兩座墓鎮墓武士俑，以下兩點需提。第一，俑的式樣目前於長安地區未見過，不過兜鍪包住臉的式樣與安康長嶺墓武士俑相似，雙手合握於胸前的姿態讓

86 八木春生，〈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金剛力士について〉，頁 29-32。

87 小林仁與佐藤雅彥分別以東魏與唐的鎮墓武士俑身下底台，說明與鎮墓武士俑與佛教力士的關聯。李星明提到，北魏中後期至唐代初期的墓葬中鎮墓武士有兩種類型：一，具壓勝傳統，呈世俗甲冑武士形象的鎮墓武士俑；二，有護法性質，形象與當時佛教石窟、寺院中護法神類似，也就是具佛教造像中的護法神或天王特徵。在受到佛教影響的鮮卑人與漢人貴族墓葬中，這些佛教護法神圖像被當成門衛用以驅邪鎮妖。李和墓（582）中就有具壓勝性質的世俗武士形象的鎮墓武士俑，與擁有護法功能的手持三叉戟的世俗武士形象的武士圖。參閱小林仁，〈隋俑考〉，頁 225；李星明，〈唐代護法神式鎮墓俑試析〉，頁 283-296。

88 陶家村 M18 墓、M19 墓的年代尚未完全確定，僅知 M19 墓兩具人骨中的一具依放射性碳測定，可能卒於 604 年，M18 墓中有兩枚始鑄於 579 年冬的「永通萬國」銅錢，先暫訂北周晚期墓葬。這兩座墓雖位在北周至隋唐時期的高級墓葬分布區，但出土報告給的訊息是隨葬物相當少，M18 只有二件鎮墓武士俑、陶碗四件與二件銅錢，M19 墓有二件鎮墓武士俑、陶碗五件、陶盤一件，這樣的訊息目前無法將墓主視為身分品秩高的官員或貴族。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 年 6 期，頁 33-38。

人聯想到漢水流域的武士形象，如鄧縣墓的門衛、漢中墓的武官俑（圖 24）。漢水流域早在六世紀中葉就為長安政權控制，而且小林仁提到漢水流域墓葬時，指出俑樣式不僅具獨特性也可見到與北朝的關係。<sup>89</sup>

第二，製作上，採軀體與下肢分別合模製作後再套合，<sup>90</sup> 此技法早見於北魏時期的鎮墓武士俑，如韋君墓者就是採上身與下身分別合模製作再套合，<sup>91</sup> 韋乾墓與韋輝和墓者則是頭、身軀與下肢分別合模製作後套合（圖 25），<sup>92</sup> 可知西魏初期開始以新技法製作鎮墓武士俑時，原本的製作方式並未被工匠遺忘。由於以俑隨葬在西魏北周時期十分普遍，或許在需量產之下，頭身連在一起的單模、空心、背平的製作方式為當時工匠普遍採用的技法。

綜上，西魏北周時期鎮墓武士俑，無論是 I 型身軀筆直站立或 II 型奔跑狀，呈現的是來自平城與洛陽元素，也可見到與當時北方武士與佛教力士的關係。關於平城元素，在鎮墓獸討論時提到，最晚在 530 年，長安一帶就因宇文泰等人到來，充斥著來自雲代地區武士；再者，《隋書》載：「魏武西遷……，是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sup>93</sup> 「六坊之眾」即是北人來自六鎮者，<sup>94</sup> 也就是隨著孝武帝到長安的近衛軍也是來自雲代地區，<sup>95</sup> 所以武士俑很可能就呈現這些北方武士的形象。

另外，530 年來長安者也可能有雲代地區的工匠。宿白曾就《續高僧傳》載：「僧明道人為北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sup>96</sup> 指出其時約當宣武、孝明之際，所以北魏孝文帝遷都後雲岡石窟仍

89 小林仁，〈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南北境界地域の陶俑について〉，頁 100-107。

90 根據考古報告提供的訊息，談論 M18 墓中鎮墓武士俑的製作時，提到「合範模製，俑上身與腿部分製後套接而成，體中空」，然結論時提到「四件陶俑均為頭部、軀幹、下肢分別合模製作而後套合組裝」，雖然從考古報告得知兩種訊息，但可確認的是，俑無論是分兩段套接，還是三段套接，此技法早在北魏時的長安地區就為工匠製作鎮墓武士俑的方式。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34、37。

91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頁 65。

92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西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5 期，頁 28-29。

93 《唐》魏徵，《隋書》，卷 24，〈食貨〉，頁 675

94 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頁 209-210。

95 呂春盛，〈西魏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 28。

96 《唐》道宣，《續高僧傳》，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冊 50，卷 25，〈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附僧明傳〉，頁 644-3。

繼續開鑿，直到 523-524 年平城附近遭到柔然侵擾，六鎮降戶出走才讓雲岡石窟開鑿消寂，<sup>97</sup> 這間接說明南下就食者之中也包含工匠。依《魏書·楊播傳》朝廷派黃門侍郎楊昱將六鎮降戶「分散於定、冀、瀛三州就食。」<sup>98</sup> 谷川道雄研究武川軍的形成時曾提到，宇文泰即是南下定州就食者之一，且在葛榮為爾朱榮所敗，宇文泰與其他鎮民歸附爾朱榮，隨後跟著前往晉陽，進入關隴地區，<sup>99</sup> 所以雲代地區有些工匠應該也隨相同途徑輾轉來到長安。

至於洛陽元素，早自北魏晚期的長安地區已存在。首先，從俑的製作技法來說，觀察北魏晚期長安地區的鎮墓武士俑製作技法，存在著不同技法的傳承工匠。邵真墓（520）鎮墓武士俑背平為單模合模、頭身分開製作後插合，呈背平體中空；<sup>100</sup> 韋輝和墓（533）鎮墓武士俑則是頭、身與雙腿分別製作後再插合組成（圖 25）。<sup>101</sup> 這二種製作方法見於五世紀時期的長安地區（十六國時期至北魏平城時期），但與西魏北周時期鎮墓武士俑的頭身在一起的單模、中空與背平製作方式不同。<sup>102</sup> 就目前出土資料顯示，單模、背平方式製作的隨葬俑，最早出現於 516 年的洛陽地區，522-526 年的洛陽地區已十分普遍，<sup>103</sup> 北魏洛陽時期（526）的長安地區隨葬俑就以此法製作，藏於西安市博物院的北魏時持盾鎮墓武士俑（西安市

97 關於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雲岡石窟的興衰。參閱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94-195；收入氏著，《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98（北齊）魏收，《魏書》，卷 58，〈楊播傳〉，頁 1293。

99 谷川道雄，〈武川鎮軍閥的形成〉，頁 276-277。

100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 M229 號北魏墓清理簡報〉，頁 62；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2。

101 張全民提到，十六國時期的關中地區鎮墓武士俑採取的是上下身分模製作後套合的方式製作。參閱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28-29；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頁 64-65。

102 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武士俑是以頭身一起的單模、中空、背平製作，此方式亦出現於襄陽賈家冲畫像磚墓中鎮墓武士俑（小林仁簡稱其「襄陽墓」，在此以此名稱之），然此墓確切時間尚不知，僅可確定是 550 年之前的墓葬，因此來自漢水地區的影響暫先不論，待日後再進一步探討。不過襄陽地區早在五世紀末因戰爭與通商等因素，成為南北文化互動最頻繁之地，北魏洛陽文化即是在此時不斷地傳入襄陽一帶。小林仁曾提過，襄陽墓中隨葬俑製作與種類上亦受到北魏時期洛陽地區影響，所以長安地區的洛陽文化元素來源，除了直接來自洛陽外，是否與來自襄陽地區者有關仍須注意。參閱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頁 68；小林仁，〈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南北境界地域の陶俑〉，頁 102；小林仁，〈南朝陶俑の諸相〉，頁 151；韋正，〈漢水流域四座南北朝墓葬的時代與歸屬〉，《文物》，2006 年 2 期，頁 33-39。

103 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頁 29-31。

長安區北里王村出土)亦是(圖25)。<sup>104</sup>而且暉華公主墓、宇文儉墓(皇室)、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皇室)、□顛墓中鎮墓武士俑背後有一圓形鑽孔,目前僅見526年之前河南地區鎮墓武士俑(圖26),說明洛陽、長安兩地工匠的互動關係。

其次,從俑的造型式樣來說,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西安地區出土北魏時期風帽俑與文吏俑,寬額豐頰,細眉長眼略上揚,嘴角上翹,面相清俊,平胸收肩、體態勻稱修長,這樣式風格與洛陽地區隨葬俑相似,尤其是尖頂、帽沿至脖子的風帽俑更只見洛陽一帶(圖27)。此外,陸醜墓中兩件五官立體「深目高鼻」的胡人雖為中亞與西亞地區人種,但其樣式能進一步說明來自洛陽地區的影響(圖28)。其一為雙手合隴於胸前、腰側繫圓形囊的中年男子形象者,長圓臉、前額突出刻著抬頭紋、兩眉隆起、細長眯眼、高鼻、唇上有朱紅、短捲髮、落腮鬚,短頸、弧肩,穿的圓高領窄袖褶服與窄褲,將修長身軀展現。另一為身軀渾圓有肉的年輕男子形象者,臉上仰、微眯細長雙眼、豐頰下頷圓厚,鼻下有八字鬚、蓋髮的短帽沿風帽旁與下巴有短而明顯的落腮鬚,短頸,「 $\angle$ 」型體線,寬而圓滿的厚胸與略有贅肉的腹部向外突出,將身軀量感充分表現。胡俑的微眯細長雙眼與高鼻呈現的立體五官、短捲髮與絡腮鬚等特徵,為北魏洛陽時期河南地區胡俑樣式,如郭定興墓、侯掌墓、洛陽衡山路HM621墓。

洛陽地區工匠對關隴地區人物形象的影響,亦可從佛教雕塑發現。學者在討論麥積山石窟(今日甘肅天水市東南)雕塑曾指出,洛陽的永寧寺、龍門石窟與鞏縣石窟的題材與造像對麥積山石窟中雕塑影響甚巨。<sup>105</sup>八木春生更點出,開鑿麥積山44窟等工匠,為一群北魏滅亡時從洛陽地區往長安地區遷徙者,與深受北魏晚期洛陽地區佛教美術與墓葬美術影響者。<sup>106</sup>依《秦州雄武軍隴城縣第六保瑞應寺再葬佛舍利記》載:「昔西魏大統元年再修崖閣,重興寺宇」,文帝即位之初

104 關於西安市博物院藏的這件鎮墓武士俑製作技法,從外觀來看是單模背平,但實心或空心則不知。雖然倪潤安曾提到,韋或墓(526)中隨葬俑即是以單模實心背平技法製作,且直到575年之前的長安地區鎮墓武士俑都是單模實心背平,小林仁更提到西魏北周時期鎮墓武士俑都以單模實心背平技法製作,然暉華公主墓、陸醜墓等出土報告指出,575年之前的鎮墓武士俑雖都是單模背平,但都為空心,因此北魏晚期長安地區鎮墓武士俑究竟是實心或空心則先保留。參閱小林仁,〈隋俑考〉,頁225;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2、44。

105 八木春生,〈麥積山石窟北魏後期諸窟考〉,頁224-231、235,註34;李裕群,〈麥積山北魏晚期洞窟分期研究——兼論與洛陽石窟造像的關係〉,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134-147。

106 八木春生〈麥積山石窟西魏窟造像に見る西安西魏佛教美術様式と形式〉,收入氏著,《中国教造像の變容——南北朝後期および隋時代》(京都:法藏館,2013),頁224。

(535)就開始派人在麥積山進行開窟。<sup>107</sup> 麥積山 135 號(天堂洞)為乙弗皇后來到此前後開的窟洞,麥積山 43 窟與 44 窟更是乙弗皇后的寂陵與為皇后祈福所開的窟,而王子窟為文帝次子武都王在其母死後坐禪開的窟,<sup>108</sup> 說明西魏時期皇室不斷地開窟需要大量工匠,因此北魏晚期或滅亡之際來自雲代與洛陽地區的工匠正好成為徵調對象。據《隋書》與學者研究,西魏官制隨北魏,北魏時期開窟工匠與燒陶工匠同屬甄官署管轄,<sup>109</sup> 所以透過作坊讓這些為官方開石窟工匠或許使鎮墓武士俑與佛教雕塑產生連結。

鎮墓武士俑有著佛教雕塑元素,和西魏北周統治區域佛教鼎盛、統治階層崇佛有關。統治者不僅廣集天下名僧熱心侍奉,<sup>110</sup> 利用高級僧職將名僧納入政權,<sup>111</sup> 更重要的是還積極地建寺、造像、開窟,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接觸佛教,使得佛教雕塑中力士對鎮墓武士俑造成影響。<sup>112</sup> 林聖智曾提過,早在北魏平城時期,統治集團就利用佛教崇信來強化統治集團的偶像崇拜。<sup>113</sup> 據《南齊書》載:「萬民禪位後,……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為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為重樓。並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sup>114</sup> 最晚於北魏獻文帝時,人們已將金剛力士視為門神,且從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時期墓葬發現,鮮卑貴族的墓門與棺床上存在力士形象,說明北魏平城時期佛教護法神不僅被當門神使用,更是墓葬守護神。<sup>115</sup>

107 李西民,〈麥積山石窟史略及其雕塑源流〉,收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麥積山石窟雕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42。

108 李西民,〈麥積山石窟史略及其雕塑源流〉,頁 43。

109 《隋書·百官中》:「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諸治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令丞……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參閱(唐)魏徵,《隋書》,卷 27,〈百官中〉,頁 757;唐長孺,〈魏晉至唐官方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篇》(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6。

110 關於西魏北周的統治者廣集名僧方面議題,已有不少論述,尤其是鎌田茂雄於《中國佛教通史》中,對於統治者與佛教的關係已詳談。參閱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北朝的佛教(二)〉,收入氏著,《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頁 432-436。

111 宇文泰以周官改制時,設置大宗伯職掌沙門道士之法,其屬官有司寂者掌法門之政。參閱鎌田茂雄著,〈北朝的佛教(二)〉,頁 440。

112 長廣敏雄曾以北魏洛陽時期洛陽地區到處都是佛寺為例,指出人們在日常中就接觸到佛教,所以佛教造像對當時的俑造成影響。參閱長廣敏雄,〈南北朝の明器泥像〉,收入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東京:河出書房,1955),卷 8,頁 266。

113 林聖智,〈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圖像的觀點〉,《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1 期(2016.9),頁 186-192。

114 (蕭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57,〈魏虜傳〉,頁 986。

115 曾布川寬提到,北魏時期墓葬制度呈現當時人的生死觀,死後靈魂居所;林聖智在此思維下進一步提出,最晚在馮太后時期,北魏的厚葬觀與佛教信仰結合,在相信墓葬是死後居所的

需提及的是，520年之後的北魏統治區域，金剛力士形象與鎮墓武士俑樣式的相互流通更為普見，<sup>116</sup> 洛陽永寧寺、龍門石窟與鞏縣石窟中持金剛杵金剛力士的手勢與站姿，跟528年之後的按盾鎮墓武士俑相似，應與金剛力士的職能有關。《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載：「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sup>117</sup> 《佛說十地經》載：「佛境現前無間無缺，如來威德常所加持，釋梵護世之所奉迎，金剛力士常隨侍衛」，<sup>118</sup> 皆指出金剛力士的守衛與護衛的職能。由於北魏宣武帝至北周武帝滅佛之前，「十地論」思維為人們所重視，<sup>119</sup> 代表金剛力士的護衛職能深植人心。換言之，製俑工匠為了符合佛教崇信者需求，將當時武士外貌的金剛力士元素置於鎮墓武士俑上，使其產生的佛教意義便是當時人所重視。

綜上對西魏北周時期鎮墓俑討論，當時人們大都是以鮮卑神獸與金剛力士的概念來看待鎮墓俑，這樣思維早出現於北魏孝文帝遷都之前的平城，<sup>120</sup> 也見於北齊時期的晉陽地區，<sup>121</sup> 即是鮮卑文化較鮮明的時期與地區。因此，北魏晚期以武川鎮軍閥為主體的雲代地區人們來到關隴地區，也會將這樣思維帶來長安一帶。值得注意的是，關中地區早在十六國時期至北魏初期的墓葬就存在隨葬俑。<sup>122</sup> 倪潤安曾提過，西魏北周時期的俑群制度，呈現的是關隴當地原本葬制與雲代地區鮮卑文化結合。<sup>123</sup> 不過，一地區或民族的葬俗改變非短時間就可成，除非是政治力量

---

同時，又企求能上升佛國世界。參閱林聖智，〈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國立臺灣大學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3），頁22；收入氏著，《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140；曾布川寬，〈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收入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6），頁97-182。轉引自林聖智，〈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圖像的觀點〉，頁179，註125。

116 八木春生，〈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金剛力士について〉，頁30。

117 《大正新脩大藏經》，冊27，卷13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頁691-3。

118 《大正新脩大藏經》，冊10，卷6，〈佛說十地經·菩薩不動地第八〉，頁561-3。

119 《隋書·經籍志四》：「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武帝出詔，一切廢毀」。參閱（唐）魏徵，《隋書》，卷35，〈經籍志四〉，頁1098-1099。

120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22-25；《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45-50。

121 北齊有兩個重要都城，一為王都鄴城，另一為霸府晉陽，其中的晉陽地區主要居住者為六鎮的懷朔軍閥，這地區的獸面獸主要是以狗樣貌為主。參閱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樣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161-195；劉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頁27。

122 這時期的隨葬俑以出行儀仗俑為主，鎮墓俑則偶見。就目前出土資料，西安北郊M217墓出土一對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伎樂俑（坐姿）、騎兵俑。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簡報〉，頁7-16。

123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1。

介入，如受北魏統治者關注的司馬金龍墓（484）中出現大量隨葬俑，即是北魏主政者願意推動與接受的禮制革新。<sup>124</sup> 換言之，北魏統治者於五世紀中葉後推動的禮制改革，讓俑群陪葬制度被拓跋鮮卑族接受，所以對於來自雲代地區的西魏北周統治集團者而言，以大量俑群隨葬是拾起北魏平城時期統治階層推廣的喪葬觀念。<sup>125</sup> 且從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平城時期墓葬中能見隨葬俑、牛馬骨骸與內蒙地區拓跋鮮卑墓中常見的壺罐，如平沿口高領罐與喇叭口長頸壺等，<sup>126</sup> 代表以俑群隨葬於北魏平城時期已成爲他們葬制之一。<sup>127</sup>

### 三、作坊與式樣

據文獻資料，西魏（北魏）於鴻臚寺下設司儀令、司儀丞掌管凶禮之儀式，光祿寺下東園局提供喪葬所需明器、葬具，太府寺下甄官署掌管燒製喪葬所需陶製明器作坊；<sup>128</sup> 北周則於春官府設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設職喪中士與下士掌管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凡有爵者之喪，冬官府的司土中大夫下則有陶工中士與下

124 宋馨，〈司馬金龍墓葬的重新評估〉，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北京：商務出版社，2004），頁 578。

125 西魏北周的禮制典章制度與北魏平城時期的關係，曾見於陳寅恪的探究與論述。參閱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50。

126 孫危，〈鮮卑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20-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頁 40-70。

127 由於北魏君王執行的徙民政策，讓平城（山西大同）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是一個多民族聚集的都城。《資治通鑑》載：「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魏書·王慧龍傳》載：「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知最晚在北魏太武帝時，南人死後都被規定葬於「桑乾」。從「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與張讓死，子「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說明北魏遷都洛陽前，人們死後沒有選擇葬地的自由。目前出土的北魏時期有隨葬俑墓葬，都位於北魏都城平城附近（大同東郊與南郊）。據《讀史方輿紀要》：「平城廢城，（大同）府東五里，……平齊城（大同）府西三十里」，所以現今在山西大同附近的墓葬，墓主爲鮮卑族與其他胡族。這地區的墓葬，向井佑介提到，在北魏平城時期的太和年間，墓葬形制改變，墓室普及且空間變大，死者的食物牛羊骨都放置於漆盤中，墓葬中多了隨葬俑與石棺床，這代表墓葬是死者之後生活的地方。參閱（北宋）司馬光，《新校資治通鑑注》，卷 132，〈宋紀十四 明帝泰始五年〉，頁 4148；（明）顧祖禹撰、賀次君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44，〈山西六〉，頁 1994-1995；（北齊）魏收《魏書》卷 38，〈王慧龍傳〉，頁 877；卷 86，〈趙球傳〉，頁 1882；卷 61，〈張讓傳〉，頁 1369；室山留美子，〈北魏漢人官僚とその埋葬地選〉，《東洋學報》，87 卷 4 號（2006.3），頁 437-439；向井佑介，〈北魏平城時代における墓制の變容〉，《東方學報》，85 冊（2010.3），頁 165-173；向井佑介，〈北魏の考古資料と鮮卑の漢化〉，《東洋史研究》，68 卷 3 號（2009.12），頁 521-523。

128 蘇哲，〈北魏後期の石棺畫像〉，頁 134-135；蘇哲，〈東魏——北齊の壁畫墓〉，頁 158。

士掌管燒陶製器物與明器一事，<sup>129</sup> 也就是說，朝廷有協助、監護喪葬禮制與提供、燒製隨葬俑等明器的官僚系統。所以，西魏北周就如東魏北齊一樣有「官辦作坊」，<sup>130</sup> 目前於西安出土的皇室、貴族、有爵位者墓葬中隨葬俑應來自官辦作坊，因此以下將對長安朝廷是否存在「官辦作坊俑的式樣」（後以「官辦作坊式樣」稱之），<sup>131</sup> 與皇家貴族、有爵位者墓中俑式樣的抽換等議題進一步討論。

首先，確認哪些式樣曾為官辦作坊式樣。明確知俑出自官辦作坊的墓葬，<sup>132</sup> 有陸醜墓（538，受爵位）、暉華公主墓（541，「公主之禮」下葬）、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571，皇戚）、□顛墓（577，枹罕縣開國公）、宇文儉墓（578，忠孝王）。上述墓葬涵蓋整個西魏北周時期，這些鎮墓武士俑式樣不同，但有一共同特徵，背後都有一圓形鑽孔（圖 26）。<sup>133</sup> 細究西魏北周時的鎮墓武士俑，隨葬俑自行準備，如隨陸醜妻下葬者就不存在此技法，<sup>134</sup> 說明六世紀中葉長安地區作坊的工匠

129 王仲華，《北周六典》，卷 4，〈春官府第九〉，頁 155、317；卷 7，〈冬官府第十二〉，頁 479。

130 關於北齊時期官辦作坊討論，參閱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 174-177。

131 所謂的「官樣」，蔡汝芬曾以宋朝為例提到，朝廷禮官們對各項典禮、用器均參與意見，並確定式樣交與作坊，是所謂的「官物」的「樣制」，各製作單位只有照「樣」製作。王光堯、孫悅則在討論清代御窯時直接點出，「官樣」即是由朝廷製訂，依皇帝的意圖設計出的瓷器生產標準樣式，供御窯的窯工們照樣生產的樣本。換言之，官樣是官方生產器物時的「樣」，這個「樣」可能是紙本上繪製的樣式，或是書寫下的樣式。然依目前所見的西魏北周時期資料，尚未見到這個「樣」，因此本文借引小林仁談論北齊官辦作坊的思維來談論。參閱蔡汝芬，〈官府與官樣〉，收入顏娟英主編，《美術與考古》下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577；王光堯、孫悅，〈妙筆丹青清代御窯的官樣〉，《紫禁城》，2016 年 11 期，頁 28。

132 北周武帝墓葬中隨葬俑理當來自官辦作坊，據出土報告，墓室遭嚴重盜擾，隨葬物多破碎，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雖各二件，但只修復好一件。出土報告雖僅告知鎮墓武士俑與宇文儉墓者一樣都為合模製、中空，不過其高度大小與造型樣式等都跟大冢宰忠孝王宇文儉墓者相似。由於宇文儉墓的隨葬俑也出自官辦作坊，北周武帝和宇文儉同年死下葬時間差三個月，因此俑應該出自同模具、作坊。然，從孝陵的出土報告內容無法得知鎮墓武士俑背後是否有圓孔，在此就先不引用。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頁 18-19。

13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頁 8，圖 6-1；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頁 41-42，圖 7、圖 8；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38，圖 9；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師範學院、順陵文物管理所，〈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33，圖 4-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 年 3 期，頁 28-29。

134 據陸醜墓誌銘，其四十四歲才入仕（526），孝武帝入關中時（534）任地方小官，不過孝武帝入關後為了壯大自己在關中勢力，給予在關中地區洛陽朝廷舊臣升遷機會，此讓陸醜第一次升官；另外，宇文泰鳩殺孝武帝（535）後，為安撫魏臣也讓陸醜獲得升官機會。由於陸醜為鮮卑八姓勳貴之後，先人又是孝文帝南遷洛陽時，隨著南下「三十六國」之一，這樣背景正好是宇文泰用以調和政權內部矛盾的最佳人選。所以陸醜死前（538）已位居征東將軍（右第二品），且受爵樂陵縣開國子，也就是這樣政治機緣讓陸醜死後獲得朝廷作坊製作的俑隨葬，

中有群傳承於洛陽地區匠藝，他們燒製的俑只提供給朝廷，這些工匠燒製的俑群式樣即是「官辦作坊式樣」。

小林仁在論及北齊的官辦作坊時提到，北齊兩大都城晉陽與鄴城的陶俑雖呈現兩種不同樣式，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但從俑的種類來看，官辦作坊的工匠是在同一制度下燒製陶俑。<sup>135</sup> 從西魏北周時期鎮墓俑的風格、造型式樣來看，似乎隨著時間的前進略有變化，然墓葬中數量眾多的隨葬俑呈現種類大多相同（見附錄），換言之，官辦作坊燒製隨葬俑也有個制度須遵守。由於俑都是模製，因而有模具移動或模具被重複使用的狀況，也可能一次大量燒製後儲存慢慢使用，所以同模具的俑會出現於不同墓葬中，<sup>136</sup> 因此所謂的「官辦作坊式樣」是否不具特殊性。關於此議題，將逐一檢視每時期鎮墓武士俑式樣，並輔以討論其他俑式樣。

第一期的陸醜墓（538）、暉華公主墓（541）與侯義墓（544）中鎮墓俑為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的組合，出行儀仗俑則是各式騎兵俑、持盾俑、文吏俑、風帽俑等。陸醜墓與暉華公主墓中俑來自官辦作坊，這兩座墓中體態肥碩的鎮墓武士俑，無論體態、高度、表情，甚至製作技法等細節都極相似，說明這些俑應該出自同模具與同作坊。然而，這兩座墓中有些俑式樣與侯義墓（第七品上階）者相似，<sup>137</sup> 如陸醜墓與侯義墓中人面獸、侍從俑相似，暉華公主墓與侯義墓的頭俑、胡俑亦相似，還有這三座墓中持盾俑、文吏俑與大風帽套衣俑不僅外型相似，尺寸更相同。就文吏俑說明以下幾點：一、這三座墓中似乎有同作坊相近模具燒製的文吏俑，此件文吏俑尺寸與外型極相似，都頰豐、下頷圓滿的圓臉，且皆以圓眼直視前方、小嘴緊閉表現靜候感（圖 29 上左、下中、右）。二、陸醜墓中圓臉文吏俑呈現可能同模具或相近模具燒製。<sup>138</sup> 俑雖都是圓臉、圓眼、塌鼻與緊閉雙

然陸醜妻死時已不存在這樣政治環境，因此俑應是自行準備。參閱張揚力錚〈西魏陸醜墓誌考釋〉，《文物》，2021年11期，頁84-85。

- 135 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174-175。
- 136 謝明良也曾以唐俑為例，對於俑的生產方式與模具使用、流通進行討論。八木春生提到，叱羅協墓（575）與獨孤藏墓（578）中武士俑以同模具燒製。參閱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故宮文物月刊》，361期（2013.4），頁58-67；收入氏著，《陶瓷手記3》（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頁221-238；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頁176；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72-73。
- 137 據墓誌銘，拓跋鮮卑後裔的侯義（代人）死時才十五歲，死前任職「太師開府參軍事」（第七品上階）被認為是在外祖父當任太師之際，所以他身前僅在外祖父身邊任事。參閱羅新、葉煒，〈侯義墓志〉，頁231-233。
- 138 謝明良曾提過，形塑陶俑的範是基於母模製作成，也就是先雕刻形塑母模後入窯燒造，燒成

唇，且身軀呈「く」字型，但有些因上半身後傾明顯讓臉略上仰，有的身軀傾斜幅度較小使其臉面向前方（圖 29 上）。<sup>139</sup> 三、暉華公主墓還有一式樣完全不同的文吏俑，其雙手合抱於胸前，長圓臉、長眼、長眉與緊閉的嘴略為上揚，且嘴兩側略內彎的深紋讓此俑神情較愉悅，身穿的襖褶鎧方直讓身軀方如板狀（圖 29 下左）。綜上，這三座墓中同式樣隨葬俑，應來自同模具或由同作坊相近模具燒製。

至於暉華公主墓隨葬俑式樣較多，除了鎮墓俑有兩種不同式樣外，出行儀仗俑中的持盾俑、文吏俑與大風帽套衣俑等也有兩種不同式樣，一套式樣僅見於此墓，一套則與陸醜墓、侯義墓、西安南郊 M3 墓（非受爵位者）相似。<sup>140</sup> 關於只存在於暉華公主墓的出行儀仗俑：文吏俑與大風帽套衣俑的長而方直身軀，目前只見於韋乾墓（534）與西安韋曲高望北朝墓（西魏初），尤其是大風帽套衣俑的修長體型，也出現於西安韋曲高望北朝墓（圖 30），且暉華公主墓之後未見過；持盾俑的寬方臉與張嘴露牙，為西魏初期持盾俑新式樣（圖 31）；薄風帽套衣俑的寬大厚胸、明顯凸腹軀體，不見於西魏晚期的新式樣俑，如乙弗虬墓薄風帽套衣俑以圓柔飽滿感覺展現當時人的體態（圖 32）。由此看來，暉華公主墓會多出一套隨葬俑，推測與墓主以「公主之禮」下葬有關，讓官辦作坊的工匠不停地展現創意。

死前只任「太師開府參軍事」的侯義，隨葬俑應是家人準備。從出行儀仗俑不見於之後貴族與受爵位者墓，但出現於西安南郊 M3 墓，說明侯義墓中隨葬俑已不再是官辦作坊式樣。既然，「官辦作坊式樣」代表著墓主身分品秩，那麼 555-571 年間受爵位者與貴族墓中鎮墓武士俑為何會與侯義墓相同，對此將討論第二期墓葬中隨葬俑。

---

後同一母模可以複製出更多的外模，這些外模就可製作出許多造型特徵一致且尺寸相同的俑。不過造型特徵或尺寸相同的俑，雖可能來自同一母模，未必使用同一外模成形。參閱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 58；《陶瓷手記 3》，頁 222。

139 出土報告雖不曾提過這座墓中俑的製作技法，但據其他研究者與出土報告的圖片知，西魏北周的俑，除了鎮墓俑與騎兵俑外的人物俑都以半模製作、實心、背平方式製作，且為了能夠站立，會在背面的底部另堆貼黏土，以加大底座。參閱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頁 31，註 45；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頁 68。

140 西安南郊 M3 墓雖不清楚墓主身分，但負安志曾提過，北周時期天井數量與墓主身分有關，西安南郊 M3 墓只一個天井，可知西安南郊 M3 墓主非朝廷高官。參閱負安志，〈北周墓葬形制及殉葬品之管窺〉，頁 173；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21-22。

第二期，受爵位者或貴族，有乙弗虬墓（555，八命）、<sup>141</sup>紇豆陵曦墓（562，八命）、<sup>142</sup>拓跋虎墓（563，九命）、<sup>143</sup>宇文猛墓（565，九命）、<sup>144</sup>李賢墓（569，九命）、<sup>145</sup>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571，皇戚），非貴族與受爵位者有隨陸醜妻下葬者與西安南郊 M3 墓。墓葬中鎮墓俑仍是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的組合，出行儀仗俑仍為各式騎兵俑、持盾俑、文吏俑、風帽俑等。隨葬俑有以下三點現象須加詳述：第一，受爵位者與貴族墓中鎮墓武士俑式樣雖與侯義墓者相似，但出行儀仗俑都為新樣式；第二，未見到鎮墓武士俑的西安南郊 M3 墓，出行儀仗俑式樣與侯義墓者相似；第三，北周時期的新式樣俑出現於紇豆陵曦墓（八命）與隨陸醜妻入葬者（非貴族）。<sup>146</sup>

- 
- 141 據墓誌銘，乙弗虬死於 554 年，葬於 555 年，受封的爵位為「陽縣開國男」。其本姓柳，詔改姓乙弗，有研究提到，柳虬改姓是在西魏恭帝時，也就是宇文泰在長安朝廷建立自己親信之際。由於恢復胡姓與賜胡姓是宇文泰用以攏絡其他勢力者成為其親信的方式，而且乙弗虬兒子被賜姓「宇文」，一個家族受到兩次的賜姓，足見乙弗虬家族受到重視。參閱呂春盛，〈府兵將領與西魏中期的權力結構〉，頁 118-122；寧琰，〈西魏乙弗虬暨夫人隋代席氏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91-92；趙世金，〈新見《北周宇文鴻漸墓誌》研究二題〉，《敦煌學輯刊》，2020 年 4 期，頁 164。
- 142 墓誌銘提到，紇豆陵曦受封縣開國子，死後獲得「禮錫殊班，贈異恒品」雖不清楚內容，但可知墓葬中隨葬物來自朝廷供給。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隋唐時期墓葬〉，《西安長安區韓家灣墓地發掘報告》（陝西：三秦出版社，2018），頁 49。
- 143 東西魏分立之際，隨孝武帝入關中的拓跋宗室都受封王爵，年僅十一歲的拓跋虎在此機緣下就受封郡王，邑五百戶。後因北周禪魏，拓跋宗室皆「例降為公」，拓跋虎因而改封為「雲寧縣公」，由於享有增邑二千戶待遇，所以不被認為被降貶。參閱牟發松，〈〈拓跋虎墓誌〉譯考〉，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8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頁 135-137。
- 144 宇文猛的「宇文」為賜姓，生前封爵為侯進公，死時皇上聞而悼焉，詔贈五州刺史。負安志曾提到，北周時墓葬中天井的多寡為墓主身分的標誌，宇文猛墓規制與宇文儉墓（皇室）相近，長約 53 公分，有五個天井，足見地位顯赫。參閱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收入徐成主編，《寧夏考古文集》（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 143；耿志強、陳曉樺，〈北周宇文猛墓誌考釋〉，《西夏研究》，2013 年 2 期，頁 91-100。
- 145 李賢與宇文泰、宇文邕（武帝）關係特殊，宇文邕年幼時在李賢家生活六年，宇文泰與北周武帝多次西巡至原州時都會到李賢宅第，554 年進爵河西郡公，雖曾因弟子植被誅，坐除名，但 562 年便詔復官爵，而且死後「帝親臨、哀動左右」追贈官職。參閱（唐）令狐德棻，《周書》，卷 25，〈李賢傳〉，頁 418；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妻墓發掘簡報〉，頁 16。
- 146 鄧村 M23 墓、陶家村 M2 與韓家村 M1 墓都位於北周皇陵、王公貴族與品秩高官員埋葬處，這三座墓葬中的隨葬俑樣式，與拓跋虎墓十分相似。據出土報告的訊息，陶家村 M2 可能是陪葬墓，另兩座墓葬應該都為官員墓，尤其是韓家村 M1 墓葬有四個天井，依負安志對北周墓葬形制的分析來看，墓主身分地位不低，應該是有爵官者。不過，這些墓都是非紀年墓，且經過盜擾與坍塌，隨葬俑多有損壞，如韓家村 M1 墓的鎮墓武士俑因破損僅提供線描圖，因而無法充分掌握這些俑的細節，便先不加以討論。參考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54；周偉洲，〈陝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 年 1 期，頁 209-222；負安志，〈北周墓葬形制及殉葬品之管窺〉，頁 173；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

第一點，墓葬分別於陝西長安與寧夏固原。長安的乙弗虬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中鎮墓武士俑，無論體態、表情、高度都與侯義墓者相似，皆戴圓頂兜鍪與穿明光鎧，只是侯義墓者兜鍪額前沖角上曲，乙弗虬墓等者兜鍪頂端則是尖纓（圖 33）。固原的宇文猛墓與李賢墓者，除了尖纓兜鍪與侯義墓者不同，身穿的鎧甲都是肩有披膊的魚鱗明光鎧（圖 33）。<sup>147</sup> 由此可知，西魏晚期官辦作坊的工匠在採用侯義墓式樣時並非直接使用而是略做改變。

另外，固原地區兩座高官墓中鎮墓武士俑的外型與長安地區者十分相似，姿態與面容相同，但鎧甲與兜鍪不同。固原的宇文猛墓與李賢墓者都穿魚鱗明光鎧，但兜鍪分別為頭頂有尖纓與圓頂樣式；長安以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為例，兩件鎮墓武士俑都戴頭頂有尖纓兜鍪、穿明光鎧。依李賢墓出土報告，鎮墓武士俑的魚鱗鎧甲是在明光鎧上繪製魚鱗，<sup>148</sup> 從彭陽新集北魏墓出土大量隨葬俑，<sup>149</sup> 證明此地早在五世紀就有燒俑作坊。由於長安與固原距離較遠，因此卒於長安但葬於固原的宇文猛與李賢，隨葬俑很可能是在固原地區燒製，使用的模具則是來自長安朝廷管轄作坊中使用的模具。<sup>150</sup> 不過，謝明良提過，不同省區的俑流通有諸多可能性，其中朝廷委由特定作坊生產後分送至各地的賜葬品，值得關注，<sup>151</sup> 所以身分尊貴且授爵位的宇文猛與李賢，墓中俑也可能是由長安的官辦作坊生產提供。至於李賢墓中隨葬俑高度明顯較同時期的其他墓葬者矮的問題，<sup>152</sup> 或許官辦

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 年 6 期，頁 23-33；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咸陽韓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1 年 3 期，頁 14-22。

147 宇文猛墓中頭戴圓頂兜鍪的鎮墓武士俑以下兩點須說明：第一，此俑乍看之下鎧甲與李賢墓者不同，不過細看發現鎧甲與兜鍪上都有墨線繪製的魚鱗片；第二，根據《中國古代鎮墓神物》提供的彩圖，俑抬至胸前的是右手與李賢墓者左手不同，但從考古報告提供線描圖，抬至胸前的手是左手。參閱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頁 84；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頁 139。

148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妻墓發掘簡報〉，頁 5。

149 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頁 26-42。

150 八木春生曾提過，北周時期兩座墓中隨葬俑樣式相似與模具移動有關。參閱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 72-73。

151 謝明良指出不同省份出現同類範具生產的俑，可能是販賣通路、模具流傳、以俑為母模複製成模具再生產、賜葬由朝廷委由特定作坊生產後分送至各地。參閱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 232。

152 宇文猛墓與李賢墓中隨葬俑造型式樣相似，然根據考古報告知，李賢墓俑高度則較同時期其他墓者都還矮，宇文猛墓中隨葬俑的高度雖與長安地區者一樣，但只見到線描圖，因而無法以此墓俑進一步探究模具的流通議題。參閱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妻墓發掘簡報〉，頁 1-20；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頁 134-147。

作坊中有不同高度的模具，此為從宇文儉墓中鎮墓武士俑較同時期其他高官墓者高推測。

上述四座墓中出行儀仗俑都為新樣式。就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來說，雙手於胸前作拱手狀的文吏俑，臉型與侯義墓者相似，然前者軀體細長略為後仰，使身軀呈「 $\lt$ 」型體線、雙腿為八字型狀似魚尾；風帽套衣俑頭戴的薄風帽緊貼頭部，帽裙披至頸部，將長圓臉的豐腴雙頰充分傳達出來，上寬下窄的身軀亦如侯義墓者呈橢圓形，但體態不像侯義墓者過肥厚豐滿，也未見凸圓的腹部，身體圓柔飽滿，貌似年輕者。身穿寬袖交領衣的侍從俑呈一手於胸際一手於腰際，頭小圓臉、面貌豐勻、下巴飽滿，短頸垂肩、胸部厚實飽滿，身軀雖未過於碩壯，但胸部過於圓厚，讓頭身比例失衡（圖 34）。需一提的是，乙弗虬墓（555）與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571）下葬時間差距十多年，然而隨葬俑的高度、造型樣式與神情都相似，說明出自同模範或同作坊相近範具生產（圖 34）。由上述墓葬中隨葬俑的討論，最晚在西魏晚期長安官辦作坊的工匠曾製作出一批新式樣俑並被甄官署採用。551 年魏文帝崩，<sup>153</sup> 應與官辦作坊生產新式樣俑有關。由於皇帝下葬需要大批隨葬俑陪葬，因而讓工匠展現創意，所以出現乙弗虬墓中新式樣的俑群。

第二點，西安南郊 M3 墓與侯義墓的出行儀仗俑相似。西安南郊 M3 墓遭盜擾但俑群組合仍完整，唯獨不見鎮墓武士俑。持盾俑、文吏俑、侍從俑、幘頭俑、大風帽套衣俑，無論高度、樣式都侯義墓者相似，只是俑的身軀輪廓與衣服邊線明顯。如大風帽俑有了明顯帽緣、衣緣與身體曲線，尤其是雙手往前屈舉握拳處的腰際兩側出現凹陷，呈現俑的腰線，讓俑看起來不像侯義墓者（也就是第一期者）肥碩，為相近模具下匠藝的差異（圖 35）。西安南郊 M3 墓主下葬時間，依考古者對隨葬俑的比對，墓主可能是北周時期下葬。<sup>154</sup> 侯義墓與西安南郊 M3 墓中俑燒製有兩種可能：其一，西魏初期由不同工匠用相近模具燒，當官辦作坊的工匠提供新式樣俑時，這些俑就不被朝廷採用成為商品。其二，這兩座墓中俑不同

153 西魏文帝永陵雖出土，但目前不曾見到此陵墓任何資料，因而無法談論。參考（北宋）司馬光，《新校資治通鑑注》，卷 164，〈梁紀二十·簡文帝大寶二年（551）〉，頁 5063-5064。

154 西安南郊 M3 墓中隨葬俑雖不多，且大都為西魏初期就存在的式樣，不過鎮墓獸卻是西魏晚期賜葬的乙弗虬墓者式樣，也是 565-571 年官辦作坊式樣。由於 565 年之前受爵位的乾豆陵曦墓與拓跋虎墓鎮墓俑樣式與乙弗虬墓者不同，可知官辦作坊燒製最晚在北周初年曾出現一批新式樣俑，讓西魏晚期燒製的樣式被放棄。由此來看，西安南郊 M3 墓存在的年代大約在 555-564 年間。參閱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頁 30。

時間燒製，墓主下葬時間差距至少十年以上，說明這兩座墓式樣相似的俑，模具至少使用了十多年，這些原本燒製提供給受爵位者隨葬俑的模具，並未因官方不採用而被丟棄，只是這些模具燒製出來的隨葬俑不再提供給受爵位者隨葬。

第三點，有爵位的紇豆陵曦墓與拓跋虎墓，非官員的是隨陸醜妻入葬者，鎮墓武士俑都頭大短頸，肩線筆直、寬胸收腰，結實上臂還有兩顆圓球狀肌肉，樣式雖相同但神情與高度等都不同。紇豆陵曦墓與拓跋虎墓者高度、大小一致、樣式極相似，都以注視前方的大眼與雙唇緊閉，展現嚴肅神情；隨陸醜妻入葬者則是圓睜大眼的目光集中於左上方，緊繃嘴角下垂，最重要的是臉上略顯緊張的神情是以繪製方式表現（圖 36），顯示有爵位者與非官員者隨葬俑出自不同工匠，或可說是出自不同作坊下的結果。

北周初期官辦作坊使用的俑群式樣曾發生過短暫變化，讓紇豆陵曦墓與拓跋虎墓出現新式樣俑群，此變化除工匠創藝表現外，應與北周君王薨有關。557 年北周孝閔帝宇文覺薨、560 年北周明帝宇文毓薨，帝王下葬需要大量俑群，讓官辦作坊工匠有發揮創意的機會。只是拓跋虎墓中俑式樣並未一直獲得官辦作坊使用，565 年之後的受爵位者與貴族墓中俑式樣，說明拓跋虎墓中俑式樣不再被採用。倪潤安曾提到，北周武帝前期（親政之前）俑群式樣的變化，和皇帝欲以《禮記》推動改革有關，然而武帝的禮制改革多不盡其志，所以俑群呈現的仍是西魏舊樣式，北周新式樣俑僅隱隱露頭。<sup>155</sup> 然從現今出土資料看，北周新式樣隨葬俑出現頻率頗高，只是從 565 年之後受爵位者的墓中所見到的隨葬俑是西魏晚期乙弗虬墓者式樣，而非北周新式樣。因此，本文以為 565 年之後的官辦作坊燒製的俑回到西魏晚期式樣，確實與禮制推行有關，但此時所欲執行的禮制是延續宇文泰推動的《周禮》。

北周的政權體系形成於西魏晚期，556 年「初行周禮，建六官」，<sup>156</sup> 學者曾從政治、制度與文化等方面進一步探究宇文泰行《周禮》的背後意義，<sup>157</sup> 谷川道雄的解

155 倪潤安曾提到，557-571 年這段時期俑呈現的是北周皇帝欲利用崇尚儒學，扭轉政權中的鮮卑色彩，使禮制更具漢人儒風，不過受限於宇文護，所以武帝選擇了較接近魏晉傳統的「禮記」開始他的禮制改革。參閱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4。

156（唐）令狐德棻，《周書》，卷 2，〈文帝紀下〉，頁 36。

157 呂春盛，〈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頁 153；黃壽成，〈北周禮儀制度淵源考〉，《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7 卷，2008 年 2 期，頁 83-92。

釋值得關注。谷川道雄曾提到，北周採用《周禮》可將「關隴集團」下的胡漢武人貴族勢力集結於皇帝（實際掌權者）之下，魏周交替並非原本的霸府與王都二元政治走向一元，而是宇文護取代宇文泰的地位。<sup>158</sup> 據《周書》「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sup>159</sup> 所以對宇文護來說，宇文泰建立的軍隊與政府組織緊密相連政權體系，是他必須維持的體制，《周禮》可將他放置於宇文泰所在的位置。<sup>160</sup> 因此宇文護爲了使其掌控政權合理化，不允許對西魏晚期推行的《周禮》官制進行改革，尤其北周明帝在崔猷建議下，不再以「王」自居，改稱帝並使用年號，這改變代表《周禮》制度被破壞，爲宇文護所不容，結果就是想進行改革的明帝被宇文護毒殺。武帝即位後，雖對宇文護擅權諸多不滿，但礙於宇文護權勢日漸膨脹，深知欲除之已非易事，爲了避免遭到宇文護殺害與獲得宇文護的信任，除了採取自我隱晦的方法外，還需解除宇文護對他的戒心，所以武帝親政前重要政策都是以周禮爲依歸，尤其是 564 年宇文護率大軍攻打北齊失敗，武帝不僅對宇文護「弗之責也」，更強調行《周禮》，<sup>161</sup> 方法之一可能就是將原本已採北周新式樣的俑回歸到西魏晚期的式樣。關於行《周禮》，川本芳昭認爲，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受到周禮影響，宇文泰行《周禮》是繼承孝文帝以來《周禮》改革風潮。換句話說，採用《周禮》不僅是宇文泰採取蘇綽建議，依託《周禮》標榜其爲華夏正統，更是西魏北周統治者在與東魏北齊爭天下時，向外宣告自己是繼承北魏的「正統」有關。<sup>162</sup>

第三期，北周武帝孝陵與宇文儉墓（皇室）中隨葬俑來自官辦作坊製作，與這兩座墓幾乎同時間的有爵位高官墓（575-581）中鎮墓武士俑表情、體態等都極相似，代表這些高官墓中俑出自官辦作坊。這些墓中俑群組合依舊如同西魏以來所見，鎮墓俑仍是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的組合，出行儀仗俑亦是各式騎兵俑、持盾俑、文吏俑、風帽俑等，只是式樣大多與之前不同，以新式樣俑爲主。

---

158 谷川道雄，〈周末隋初的政界與新舊貴族〉，頁 257；〈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頁 251。

159 〈唐〉令狐德棻，《周書》，卷 11，〈晉蕩公護傳〉，頁 168

160 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頁 250-251。

161 關於北周武帝親政前的韜光養晦。參閱呂春盛，〈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頁 199-202。

162 呂春盛，〈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頁 153；川本芳昭著，余曉潮譯，〈北朝後期的政治與社會〉，收入氏著，《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253。

對於這些墓葬中隨葬俑以下幾點需一提：第一，叱羅協墓中無論是鎮墓俑或出行儀仗俑都是新、舊樣式各一套。倪潤安提到，那套舊樣式是自行準備，新樣式者來自官辦作坊。<sup>163</sup> 舊樣式俑於上期墓中皆可見到，大部分俑與乙弗虬墓、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等相似，僅頭戴平頂小帽、穿圓領窄袖長袍的深目高鼻的西方胡俑與韓家村 M1 墓相似。新樣式俑除了和受爵位者墓葬的俑相似外，還有只見於此墓的圓頂風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袍的風帽俑。由於墓中有些俑是自行準備，所以僅見於此墓的風帽俑或許是自行購買。

第二，575-578 年的受爵位的高官墓有叱羅協墓、王德衡墓、□顛墓，皇室墓是宇文儉墓等，俑來自官辦作坊。就持盾鎮墓武士俑來說，叱羅協墓、王德衡墓與宇文儉墓中持盾鎮墓武士俑樣式極相似，然宇文儉墓者（28.6 公分）較其他者（26 公分）高，<sup>164</sup> 若非高度的差異，會讓人以為出自同模具（圖 37），說明官辦作坊中擁有不同高度的模具。□顛墓者外型雖與上述者相似，但身軀並非面向前方，讓臉呈略側向一邊，且身穿的明光鎧腹部的魚鱗狀刻紋、盾牌上的橫向條紋都不見於其他墓（圖 37）。由於俑應該是頭身一起的合模製，因此□顛墓者與同時期其他墓者不同姿態，呈現的是官辦作坊中同樣式俑，因不同模具甚至不同工匠的匠藝成果。

這種樣式同因模具與匠藝的關係呈現不同成果，還可見於□顛墓中鎮墓獸。整個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獸，無論是昂首或是直視前方，都讓人有種靜止不動的感覺，然唯獨□顛墓獸面獸身軀線條呈現了動感讓其具靈動性，由於說明工匠技藝成熟（圖 15）。□顛墓獸面獸說明俑雖是以模具燒製，但工匠試圖展現他們心中鎮墓獸的姿態，打破學界所認為的「西魏北周的工匠技藝與藝術性無法與東魏北齊者相比」。只是具律動感的俑比靜止者需要更多技藝，皇陵中俑應該是最能表現匠藝，然北周武帝墓中鎮墓獸卻是靜止式樣。

163 倪潤安提到，叱羅協受到宇文護案牽連，本該被殺，雖被釋放，但仍有被殺的可能，所以在仍有殺身之憂下自己準備。不過，從墓葬形制與孝陵不相伯仲，可知叱羅協死時獲得賜葬，因此新樣式是由朝廷供給。關於叱羅協的評價。參考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 44；會田大輔，〈北周「叱羅協墓誌」に関する一考察——宇文護時代再考の手がかりとして〉，《文學研究論集》，23 號（2005.9），頁 123-144。

164 孝陵中未見持盾鎮墓武士俑，出土報告提，一件鎮墓武士俑損壞尚未修復，不過另一件雙手握拳穿魚鱗鎧甲的鎮墓武士俑高度如同宇文儉墓，也較其他墓者高一些。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頁 18-19。

第三，受宇文憲案牽連而遭宣帝殺害的若干雲與獨孤藏，墓中鎮墓武士俑卻與官辦作坊提供者極相似，<sup>165</sup>571年之前墓葬已說明官辦作坊式樣的俑具特殊性，按理遭帝王誅殺的官員墓中鎮墓武士俑式樣，應該不會使用當時官辦作坊式樣，但如今卻相似，此現象待日後更多墓葬出土能更明確說明。不過，《周書·宣帝紀》能尋得蛛絲馬跡，據載

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恆，出入不（飾）〔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sup>166</sup>

可知宣帝的任意妄為造成典章制度上的混亂，或許如此讓原本受爵位者才能使用官辦作坊式樣的制度遭破壞。

再者，倪潤安提到武帝正式親政（572年），讓新禮制得以全面施行，反映在墓葬上就是出現新式樣俑，<sup>167</sup>武帝親政與新式樣俑產生的關聯具啟發性。呂春盛曾提到，武帝施政，無論是整軍經武、厚植國力（霸廢佛道兩教）的目的都在對外擴張，而廢除都督中外諸軍事府，建立一元化統治中心，是親政後最重要的變革，<sup>168</sup>573年的新式樣俑與北周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時間點相符合，因此新式樣俑應該是代表皇帝權力的展現。既然新式樣俑與武帝強化皇權有關，那麼展現身分地位的俑，出現於遭皇帝誅殺的臣子墓葬，推測是受到宣帝當朝「國典朝儀，率情變改」<sup>169</sup>的影響。<sup>170</sup>

165 獨孤藏墓中鎮墓武士俑雖未標示尺寸，不過八木春生提到，叱羅協墓者與其同模具。參閱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73；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73-76、89-93。

166（唐）令狐德棻，《周書》，卷7，〈宣帝紀〉，頁125。

167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4。

168 呂春盛，〈北周後期的擴張與弱點的深化〉，頁223-226。

169（唐）令狐德棻，《周書》，卷7，〈宣帝紀〉，頁117。

170 倪潤安認為北周時期俑式樣變化與皇帝推行以「禮記」為中心的禮制改革有關。北齊滅亡後，關東人士來到長安，尤其是熊安生、盧昌衡等人到來參與修訂武帝倡導的以「禮記」為中心的新禮制，加速北周禮制的漢化，所以宣帝「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在此背景下的北周武帝與宇文儉墓葬中俑也有些許變化，從手勢與髮髻高低等見到來自北齊的影響。然，西魏北周時期俑的某些特徵確實見到與北齊時期俑的關係，只是武帝與宇文儉墓葬中俑的些許變化早見於長安地區的俑群，如籠冠俑的雙手合抱形成的寬袖對稱相合的姿態，已見於暉華公主墓中才有的文吏俑。因而以為北周宣帝的輿服改制與這時俑的官辦式樣無關。參閱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5。

綜上對西魏北周時期隨葬俑討論，長安朝廷存在官辦作坊式樣的俑，然而這並不表示存在官辦與民辦作坊的區別。《隋書》載：「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sup>171</sup>，知北周時期工匠屬於輪番制度。不過，唐長孺曾指出，北朝時期的工匠隸屬官辦作坊，他們的職業雖是世襲，但他們不需一整年都為官辦作坊服役，在不需為朝廷服役時，可將生產的東西皆歸已有進行買賣。<sup>172</sup> 而且以模具燒製的俑可能一次大量燒製，當官辦作坊式樣的俑不被朝廷使用時，就能成為商品出現於一般墓葬，所以侯義墓中可見到與陸醜墓、暉華公主墓中高度、造型樣式都極相似的俑群。因此在西魏北周王朝統治下的長安地區，專門為朝廷燒陶的作坊燒製的陶俑也能被一般民衆使用，不過只限俑的式樣已經不被朝廷採用，朝廷正使用的式樣者就不能當作商品。

那麼西魏北周是否存在民營作坊？首先，隨陸醜妻入葬的隨葬俑匠藝與同時期的紇豆陵曦墓者完全不同；再者，西安南郊 M5 墓中籠冠俑採前後合模方式製作，<sup>173</sup> 此技法不同於官辦作坊製作出行儀仗俑；陶村 M18、M19 墓中鎮墓武士俑製作技法，與西魏北周時期者不同，但曾是北魏時工匠製作鎮墓武士俑的方式，由此看來，長安地區應該有一群工匠製作俑的方式不同於官辦作坊的工匠，這些工匠燒製陶器的地點，應該就是所謂的民營作坊。另，韋叟與李彥都曾交代希望後事從簡，<sup>174</sup> 李彥明確指出「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代表王朝的人們有俑隨葬制度，在人們有需求下，就會有買賣明器的商店，且為了提供商店足夠的商品，生產明器的作坊應該不會只是官辦作坊，而且為朝廷製陶的工匠在不需「輪番」時，工匠燒陶的窯場可能就是民營作坊。

---

171 (唐)魏徵，《隋書》卷 24，〈食貨〉，頁 680。

172 唐長孺，〈魏晉至唐官方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頁 54、67-69。

173 墓中有一枚「五行大布」銅錢，考古者提到，下葬時間應為 574-581 年。參閱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清理兩座小型北周墓〉，《文博》，2011 年 2 期，頁 13-17。

174 (唐)令狐德棻，《周書》，卷 31，〈韋叟傳〉，頁 546；卷 37，〈李彥傳〉，頁 666。

## 四、結論

本文藉由分析西魏北周統治集團墓葬中的鎮墓俑造型元素，以了解來自以武川鎮集團為主的雲代地區統治階層使用隨葬俑的制度及其變化。

長安地區雖早在 520 年之後的墓葬就可見到鎮墓俑，然而具鮮卑元素的鎮墓獸則始見於 530 年之後墓葬，此應該與關隴大亂之際，宇文泰等從雲代地區來的軍閥隨爾朱天光進入關隴地區，讓關隴地區存在著一群保有濃厚鮮卑文化色彩者有關，這些軍閥即是西魏北周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雖然在西魏政權之前的關隴地區墓葬已見鎮墓俑、出行儀仗俑等俑群，但俑群出現的墓葬數量不多。再者六世紀的雲代地區墓葬中俑群並不多見，讓西魏北周統治集團成員墓葬不僅能以大量俑隨葬，還普見具宗教意涵的鎮墓俑，尤其是在來自吐谷渾暉華公主墓亦存在這套以俑隨葬的制度，主要因是長安朝廷不僅有協助與監護葬禮順利完成的官僚體系，還設立管理燒製朝廷所需陶製明器的機構。

《周書·盧辯傳》載：「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煙墜咸盡」，<sup>175</sup> 西魏初創之際，朝廷首要之務，就是建立一套禮樂典章制度。暉華公主墓誌銘「葬以公主禮」，知 541 年的長安朝廷已存在一套能表現墓主身分品秩喪葬禮制，由於制定「朝章禮度」者為隨著孝武帝西奔的洛陽朝廷官員，<sup>176</sup> 他們自然依循洛陽時期的規制。雖然俑的葬制經由這群來自洛陽朝廷的官員修訂，成為長安朝廷規範下的喪葬禮制，然它卻不為王朝的主要統治階層所熟悉，尤其是具有特殊外型與宗教意義的鎮墓俑更是他們所陌生，這讓官辦作坊中工匠以鮮卑神獸與佛教金剛力士的概念來製作這類俑，使其容易被接受。

宇文泰等來自武川鎮統治集團成員之所以願意執行這套葬制，其因有二。第一，以俑隨葬的葬俗早已存在關隴地區，因此執行這套葬制既符合關隴地區豪強需求，亦能呈現長安朝廷政權與北魏洛陽朝廷的關係。第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的平城地區亦普見以俑隨葬制度，而且以鮮卑神獸與佛教金剛力士的概念來製作具宗教意涵的俑，這樣思維早在北魏平城時期就是拓跋鮮卑貴族理解並成為接受鎮墓俑的方式。需一提的是，在北魏洛陽時期的關東地區，甚至在北齊時

---

175 (唐) 令狐德棻，《周書》，卷 24，〈盧辯傳〉，頁 404。

176 呂春盛，〈西魏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 47-48。

期的晉陽地區鎮墓俑上亦可發現同樣觀念，說明具鮮卑神獸與金剛力士概念的鎮墓俑，早在五世紀就被根深蒂固地烙在鮮卑人思想中，因此對於來自雲代地區的宇文泰等統治集團成員而言並不陌生，所以當王朝統治集團成員需要於墓葬中放置鎮墓俑之際，很快地就能接受。李賢墓壙中俑群的排列組合也早出現於北魏平城時期的雁北師院 M2 墓，證實統治集團成員的思維與北魏平城時期鮮卑人一致。

據西魏北周（535-581）墓葬顯示，隨葬俑經過三次式樣的變化，在這三個時期的品秩高者墓葬（皇室、貴族與受爵位者）與非高官墓中隨葬俑式樣顯示，每時期品秩高者墓中俑式樣改變後，才會在晚些時間的非高官墓中看到原本於品秩高者墓中運用的俑式樣，說明這個王朝存在著官辦作坊式樣，且當新式樣俑被選為品秩高者墓使用時，舊式樣俑或模具就會在市場中流通，才出現於非高官墓。至於固原李賢墓與宇文猛墓中俑可能是長安官辦作坊提供，也可能與模具流通有關。李賢墓中俑高度較同時期的其他墓者矮，但從較晚些的宇文儉墓與武帝孝陵中鎮墓武士俑較同時期高，推測官辦作坊中有不同高度的模具。另外，目前雖無法得知官辦作坊與民辦作坊所在，然而拓跋虎墓與隨陸醜妻入葬的鎮墓俑式樣同匠藝不同，且西安南郊 M5 墓、陶村 M18、M19 墓中俑，製作方式不同於官辦作坊生產的俑，說明這些墓葬中俑群出自不同工匠或者說來自民營作坊。

需提及的是，將官辦作坊式樣俑出現的時間點放置於歷史洪流中，可知工匠需不停創作，以因應重要事件發生，如帝王崩殂、改朝換代、武帝親政等都需要大批新式樣俑，以展現代表新文化政策的開展。551-560 年長安朝廷經歷西魏文帝崩（551）、「行周禮、建六官」（556）、北周孝閔帝（557）逝、北周初君王改稱帝、用年號（559）與明帝（560）崩等。其中帝王崩殂更需大批新式樣俑，所以這時期官辦作坊不斷有新式樣隨葬俑產生，如乙弗虬墓（555）、紇豆陵曦墓（562）與拓跋虎墓（564）中的隨葬俑。值得注意的是，紇豆陵曦墓與拓跋虎墓俑代表北周初期的新式樣，然於 565-571 年間的品秩高者墓中隨葬俑都為西魏晚期式樣，而不是紇豆陵曦墓俑式樣，說明西魏晚期至武帝親政前的這段時期，官辦作坊式樣的俑曾經歷多次短時間轉變，北周初期新式樣被西魏晚期產生的式樣替換，應該與長安朝廷推行《周禮》制度有關。

谷川道雄提到，西魏宇文泰行《周禮》，是將胡漢武人貴族勢力集結於其手中。北周建立並非將二元政治走向一元，而是宇文護取代宇文泰的地位，因此對宇文護來說執行《周禮》代表他掌控政權的合理性。呂春盛也提到，宇文護專政

時期強調《周禮》，除了秉持宇文泰尊《周禮》的傳統外，更重要是《周禮》爲他專權依據，<sup>177</sup> 乙弗虬墓（555）中的俑群，就是宇文泰行《周禮》時受爵位者墓中俑的樣式。至於，北周初期紇豆陵曦墓（562）俑式樣，之所以在 565 年被西魏晚期乙弗虬墓者式樣取代，呂春盛提到北周武帝親政前的時空背景須注意。明帝被殺，宇文護利用新帝即位，給自己「五府總於天官」一職位，從此手握軍政兩權，因此武帝爲了避免遭到宇文護殺害，解除宇文護對他的戒心，便奉行《周禮》中心主義，熱中禮經之學以獲得其信任。<sup>178</sup> 值得注意的是，564 年宇文護攻打北齊失敗，宇文護爲表負責「與諸將稽首請罪」，武帝知宇文護請罪只是作態，除了表示「弗之責也」，具體方法之一，就是將官辦作坊燒製的俑回歸到西魏晚期式樣，也就是宇文泰推行《周禮》時的式樣，所以 565 年之後官辦作坊提供的俑即是乙弗虬墓（555）中的俑群式樣。至於，572 年周武帝親政，建立一元化統治中心，加強中央集權，這種強化皇權的思維很快地就反映在全新的俑群上，所以北周晚期的墓葬就出現代表朝廷新氣象的隨葬俑。

基本上，長安地區的隨葬俑式樣顯現北周與北齊文化的差異，不只是在美術表現與技藝，還與北魏遷都洛陽後，長安地區的鮮卑文化發展，及西魏北周的復古周制等理念相關。隋文帝楊堅發跡於北周，理解北周末嘗不是理解隋唐文化的端倪。

---

177 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頁 250-251。呂春盛，〈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頁 197、206。

178 呂春盛，〈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頁 202。

## 附錄 西魏北周時期隨葬俑墓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35-540 | 西安  | 西安韋曲高望堆M1墓 | 鎮墓俑：無<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持盾俑、侍女俑、胡俑<br>明器：倉、磨、灶<br>動物俑：狗、馬、雞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9期，頁30-42。             | 曾遭盜擾、坍塌，俑的高度較西魏北周的其他墓者高。  |
| 538     | 西安  | 陸醜夫妻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大風帽套衣俑、幘頭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持盾俑、侍女俑、女僕俑、胡俑<br>明器：房、廁、倉、井、磨、灶、碓<br>動物俑：駱駝、驢、馬、狗、馬、雞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4-30。            | 墓葬中的隨葬俑群樣式，分別為西魏初期與北周建德之前。除了俑之外，漆器的數量也相當多，為西魏北周墓葬少見的狀況，此外還有許多波斯幣。 |
| 541     | 西安  | 暉華公主與夫合葬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幘頭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持盾俑、鎧甲俑、侍女俑、女僕俑、胡俑<br>明器：倉、廁、井、碓、車<br>動物俑：駱駝、牛、驢、狗、馬、雞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年4期，頁36-60。 | 壁畫墓，前室有壁畫，隨葬俑全都在墓室內。  |
| 544     | 西安  | 侯義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持盾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幘頭俑、侍女俑、胡俑、女僕俑<br>明器：房子、倉、井、磨、灶、碓<br>動物俑：駱駝、驢、狗、馬、雞        | 咸陽博物館、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12期，頁57-68。         | 墓葬遭到嚴重的破壞。  |
| 552     | 藍田縣 | 舒史軍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持盾俑、風帽俑、幘頭俑、文吏俑、侍從俑  | 阮新正，〈陝西藍田縣發現的西魏紀年墓〉，《考古與文物》，2006年2期，頁13-15。                  | 墓葬遭到破壞，出土文物遭當地人帶走，後經追回收入文管所。                                      |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55 | 西安  | 乙弗虬夫妻合葬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吹奏騎俑、持盾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幃頭俑、女僕俑<br>明器：房、倉、井、碓、磨<br>動物俑：駱駝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年1期，頁33-48。     | 曾遭盜擾，墓室頂土坍塌，四壁有紅朱邊欄，應該存在壁畫。                    |
| 562 | 西安  | 紇豆陵曦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薄風帽俑、持盾俑、幃頭俑、文吏俑<br>明器：灶、井、碓、磨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長安區韓家灣墓地發掘報告》，陝西：三秦出版社，2018，頁41-49。                    | 壁畫墓，墓葬遭多次盜擾破壞。                                 |
| 564 | 西安  | 拓跋虎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持盾俑、幃頭俑、籠冠俑、文吏俑、侍從俑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1-9。                              | 墓葬遭盜擾破壞嚴重，僅存少量的隨葬俑。                            |
| 565 | 西安  | 王士良與董榮暉墓 | 鎮墓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擊鼓騎、薄風帽俑、侍從俑、侍女俑<br>明器：灶、碓、磨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109-130                           | 董榮暉卒於北周，王士良則死於隋，隨葬俑為北周時期樣式，故以董氏卒年來討論此墓隨葬俑。     |
| 565 | 固原  | 宇文猛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吹奏騎俑、薄風帽俑、持盾俑、籠冠俑、文吏俑、侍從俑、幃頭俑、女僕俑<br>明器：雞舍、井、磨、灶、碓<br>動物俑：駱駝、狗、馬、雞    | 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徐成主編《寧夏考古文集》，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134-147。 | 壁畫墓，墓葬形制與規模，唯有孝陵可與其相比。遭到嚴重盜擾與破壞，在天井與甬道發現一具馬骨。  |
| 569 | 固原  | 李賢夫妻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吹奏騎兵俑、女騎俑、擊鼓騎俑、風帽俑、籠冠俑、文吏俑、胡俑、侍從俑、女侍俑<br>明器：雞舍、屋、井、磨、灶、碓<br>動物俑：駱駝、驢、狗、馬、雞 |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1期，頁1-20           | 壁畫墓，雖遭嚴重盜擾，但隨葬物種類仍豐富，鎮墓俑與出行儀仗俑都在甬道，墓室內為明器類與動物俑 |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71 | 西安  | 武侯宇文夫人拓跋氏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薄風帽俑、籠冠俑、文吏俑、侍從俑、女侍俑、幪頭俑<br>明器：灶、車、倉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3期，頁35-44      | 壁畫墓，墓道與墓室中都可見到紅色的邊框，墓室中有燒土痕跡。   |
| 不詳  | 西安  | 鄧縣 M23 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持盾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幪頭俑、女侍俑、女僕俑<br>明器：井、磨、灶、碓、車、倉、廁<br>動物俑：駱駝、驢、牛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3期，頁44-54      | 壁畫墓，墓道與墓室中都可見到紅色的邊框。  |
| 不詳  | 西安  | 陶家村 M2 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薄風帽俑、侍從俑、幪頭俑、女侍從俑、女僕俑、胡俑<br>明器：磨、灶、倉、車<br>動物俑：驢、牛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年6期，頁23-33。 | 墓葬遭盜擾，且長期進水淤積，墓葬中未發現葬具痕跡。   |
| 不詳  | 西安  | 西安南郊 M3 墓  | 鎮墓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擊鼓騎俑、持盾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幪頭俑、侍女俑<br>明器：倉、碓、井、車<br>動物俑：駱駝、牛、雞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09年5期，頁21-49。      | 遭盜擾，較特別的是，人體被放置於草木灰中，有被火燒過。   |
| 不詳  | 西安  | 韓家村 M1 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幪頭俑、侍女俑<br>明器：倉、井、磨、灶、碓<br>動物俑：馬、駱駝、牛              |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咸陽韓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1年3期，頁14-22。     | 考古報告提到，出行儀仗俑與獨孤賓墓者(572)相似，鎮墓武士俑與拓跋虎墓者相似，因而認為下葬時間應該在572年前後，但從墓葬出土許多石人、石虎來看，應該屬於建德後期之前(578)。由於武帝親政時期的墓葬中俑式樣與此墓者不同，因此本文先就俑的式樣暫訂年代。 |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72 | 西安  | 獨孤賓墓               | 鎮墓俑：無<br>出行儀仗俑：擊鼓騎俑、薄風帽套衣俑、侍從俑、籠冠俑、女僕俑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獨孤賓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5期，頁30-37。    | 遭盜擾與破壞嚴重。   |
| 573 | 西安  | 王昌墓 <sup>179</sup> | 鎮墓俑：無<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套衣俑、侍從俑、籠冠俑<br>明器：倉、井、磨、灶<br>動物俑：駱駝、牛、狗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慶北朝、隋家族遷葬墓地〉，《文物》，2005年5期，頁49-54。   | 遷葬，於開皇九年遷葬於此，墓葬中有壁畫，墓葬雖不曾被盜擾，但出土報告對此墓結構僅作簡介。      |
| 575 | 固原  | 田弘夫妻墓              | 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br>動物俑：雞、狗   | 原州聯合考古隊編，《北周田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
| 575 | 西安  | 叱羅協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騎兵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持盾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幘頭俑、文吏俑、侍從俑、侍女俑、籠冠俑、胡俑、女僕俑<br>明器：屋、磨、灶、碓、倉、廁<br>動物俑：雞、驢、牛、馬、狗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10-35。         | 雖遭盜擾，但放置俑的甬道、墓道與壁龕未被破壞，所以俑的保持在原本的位置。              |
| 576 | 西安  | 王德衡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侍從俑、籠冠俑、胡俑<br>明器：倉、井、磨、灶、碓<br>動物俑：馬、驢、駱駝、狗、雞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36-59。         | 未遭盜擾，隨葬物除俑之外，最特別是存在一套由鼎、盃、甗、卣等器類組成的銅器，不免讓人想到「周禮」。 |
| 577 | 西安  | 拓拔迪夫妻墓             | 鎮墓俑：無<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吹奏騎俑、薄風帽俑、大風帽套衣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女僕俑<br>明器：廁、倉、井、磨、灶、碓、車<br>動物俑：馬、驢、駱駝、狗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北周拓拔迪夫婦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9年3期，頁15-30。 | 遭多次盜擾，墓道至墓室臂上塗以白灰面，雖未見壁畫，但在甬道口白灰面上有紅色圖樣漫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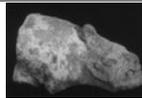
179 此處還有一座墓葬，考古者稱其為 M7 墓，隨葬俑中的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侍從俑為 576 年之後樣式，但伎樂騎俑全為隋時期樣式，考古報告提到，開皇二年李和墓中隨葬俑就存在此現象，說明墓主死於隋開皇年間。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慶北朝、隋家族遷葬墓地〉，《文物》，2005 年 5 期，頁 55-60、66。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77 | 西安  | 柳帶韋墓 | 鎮墓俑：無<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薄風帽俑、大風帽套衣俑、籠冠俑、文吏俑、侍從俑、女僕俑<br>明器：碓、車<br>動物俑：馬、雞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北周康城愷公柳帶韋墓發掘簡報〉，《文博》，2020年5期，頁10-24。           | 遭多次盜擾，應為壁畫墓，墓室內四壁有白灰塗抹痕跡，底部與四角都有紅朱邊欄。隨葬物損毀嚴重，現今所見到的隨葬物都是經富後，相對完整者。 |
| 577 | 西安  | □頭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侍女俑、胡俑、女僕俑<br>明器：灶、碓、車、倉、井<br>動物俑：駱駝、馬俑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師範學院、順陵文物管理所，〈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31-49。 | 雖未遭盜擾，但墓葬發現時已遭基礎建設的施工破壞，因此鎮墓武士俑出土的位置不明。                            |
| 578 | 西安  | 若干雲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侍從俑、籠冠俑、女僕俑<br>明器：灶、碓、磨、倉、井<br>動物俑：馬、驢、駱駝、狗、雞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60-78。                          | 未遭盜擾，俑大都位於下葬時位置。特別的是，鎮墓武士俑被放置於墓室中央的祭台前面，與前他墓不同。                    |
| 578 | 西安  | 獨孤藏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侍從俑、侍女俑、女僕俑<br>明器：灶、碓、倉、井<br>動物俑：馬、驢、駱駝、狗、雞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78-93。                         | 墓主雖在八歲就被封縣開國公，不過在宣帝時，因受到齊王宇文憲案事件牽連，被罷郡，憂鬱死於家中。                     |
| 578 | 西安  | 莫仁相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侍從俑、籠冠俑、女僕俑<br>動物俑：駱駝、馬、雞、狗<br>明器：屋、倉、井、磨、灶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莫仁相、莫仁誕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2年3期，頁3-10、14-15。           | 墓中雖有鎮墓俑，但僅剩兩件碎片，大約分辨出是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                                   |
| 578 | 西安  | 宇文儉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俑、擊鼓騎俑、吹奏騎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侍從俑、籠冠俑、幘頭俑、胡俑、女僕俑<br>動物俑：駱駝、馬、雞、狗<br>明器：廁、倉、井、磨、灶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頁27-40。                    | 出土報告對此墓狀況僅作簡介。   |

| 年代           | 出土地 | 墓葬        | 隨葬俑   | 出處   | 備註   |
|--------------|-----|-----------|---|--|--|
| 578          | 西安  | 武帝孝陵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擊鼓騎俑、吹奏騎俑、鎧甲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文吏俑、侍從俑、籠冠俑、侍女俑、女僕俑<br>動物俑：雞、狗<br>明器：倉、屋、井、磨、灶、碓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頁8-28         | 盜墓者盜墓時對墓室破壞嚴重，墓室內隨葬物幾乎無，俑大都放置於壁龕，所以保存較完整         |
| 579          | 西安  | 尉遲運夫妻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br>出行儀仗俑：薄風帽俑、侍從俑<br>動物俑：馬俑   |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93-109。            | 身分雖尊貴，但大部分隨葬物遭盜與損壞，有地上石刻群，分別是人、羊與虎。              |
| 580          | 西安  | 韋孝寬夫妻合葬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鎮墓獸<br>出行儀仗俑：大風帽套衣俑、薄風帽俑、籠冠俑、侍女俑、女僕俑<br>動物俑：雞、狗<br>明器：倉、井、灶                                   | 戴應新，〈北周韋孝寬夫妻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998年12月，頁100-113。         | 遭盜擾，隨葬物所剩不多。                                     |
| 不詳           | 西安  | 西安南郊M5北周墓 | 出行儀仗俑：甲騎具裝備、吹奏騎俑、籠冠俑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清理兩座小型北周墓〉，《文博》，2011年2期，頁13-17。      |  |
| 580年<br>(之後) | 西安  | 陶家村M18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年6期，頁33-35。 | 未發現葬具，四人同葬墓，墓葬中出土了兩枚「永通萬國」貨幣，說明此墓主下葬時間，最早在579年末。 |
| 580年<br>(之後) | 西安  | 陶家村M19墓   | 鎮墓俑：鎮墓武士俑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年6期，頁35-38。 |  |

(本文的資料蒐集最後時間為2023年10月31日)

表一 西魏北周時期鎮墓獸俑

| 西元  | I 型  |  | II 型   |  |
|-----|--|--|--|--|
|     | 人面獸  | 獸面獸  | 獸面獸  | 人面獸  |
| 538 |  |  | <br>陸醜墓         | <br>陸醜墓          |
| 541 | <br>暉華公主墓 | <br>暉華公主墓 | <br>暉華公主墓       | <br>暉華公主墓        |
| 544 |  |  | <br>侯羲墓         | <br>侯羲墓          |
| 552 |  |  |  | <br>舒史軍墓         |
| 555 |  |  | <br>乙弗虬墓       |  |
| 565 |  |  | <br>宇文猛墓      | <br>宇文猛墓       |
| 565 |  |  |  | <br>董榮暉墓       |
| 569 |  |  |  | <br>李賢墓        |
| 571 |  |  |  | <br>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 |
| 不詳  |  |  | <br>西安南郊 M3 墓 | <br>西安南郊 M3 墓  |

| 西元  | I 型 |   | II 型  |     |
|-----|-----|---|---|-----|
|     | 人面獸 | 獸面獸   | 獸面獸   | 人面獸 |
| 不詳  |     | <br>鄧村 M23 墓     | <br>鄧村 M23 墓      |     |
| 不詳  |     | <br>隨陸醜妻入葬       | <br>隨陸醜妻入葬       |     |
| 不詳  |     | <br>空港新城陶家村 M2 墓 | <br>空港新城陶家村 M2 墓 |     |
| 不詳  |     | <br>韓家村 M1 墓     | <br>韓家村 M1 墓      |     |
| 575 |     | <br>叱羅協墓         | <br>叱羅協墓          |     |
| 576 |     | <br>王德衡墓       | <br>王德衡墓       |     |
| 577 |     | <br>□顛墓        | <br>□顛墓        |     |
| 578 |     | <br>若干雲墓       | <br>若干雲墓       |     |
|     |     | <br>宇文儉墓       | <br>宇文儉墓        |     |
|     |     | <br>北周武帝       |   |     |
| 580 |     | <br>韋孝寬墓       |   |     |

表二 西魏北周時期鎮墓武士俑

| 西元  | I 式  | II 式  |
|-----|--|---|
| 538 |  <p data-bbox="565 531 629 558">陸醜墓</p>       |   |
| 541 |  <p data-bbox="539 721 655 748">暉華公主墓</p>     |   |
| 544 |  |  <p data-bbox="996 917 1061 944">侯義墓</p>      |
| 553 |  |  <p data-bbox="986 1109 1075 1136">舒史軍墓</p>  |
| 555 |  |  <p data-bbox="986 1301 1075 1328">乙弗虬墓</p> |
| 562 |  <p data-bbox="544 1493 651 1520">紇豆陵曦墓</p> |   |
| 564 |  <p data-bbox="554 1685 641 1713">拓跋虎墓</p>  |   |

| 西元  | I 式   | II 式   |
|-----|---|--|
| 565 |   |  <p data-bbox="1025 531 1125 556">宇文猛墓</p>       |
| 569 |   |  <p data-bbox="1039 721 1110 746">李賢墓</p>        |
| 571 |   |  <p data-bbox="953 917 1188 942">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p> |
| 不詳  |  <p data-bbox="574 1101 702 1127">鄧村 M23 墓</p>  |  |
| 不詳  |  <p data-bbox="574 1291 702 1317">陶家村 M2 墓</p> |  |
| 不詳  |  <p data-bbox="574 1493 702 1519">韓家村 M1 墓</p> |  |
| 575 |  <p data-bbox="588 1683 688 1709">叱羅協墓</p>     |  <p data-bbox="1025 1683 1125 1709">叱羅協墓</p>  |

| 西元      | I 式   | II 式 |
|---------|---|------|
| 576     |  <p data-bbox="564 486 635 515">王德衡</p>                  |      |
| 577     |  <p data-bbox="564 676 635 705">□ 顛墓</p>                 |      |
| 578     |  <p data-bbox="368 866 828 897">宇文儉墓 北周武帝墓 孤獨藏墓 若干云墓</p> |      |
| 579     |  <p data-bbox="549 1058 649 1087">尉遲運墓</p>              |      |
| 580     |  <p data-bbox="549 1250 649 1279">韋孝寬墓</p>             |      |
| 580 年之後 |  <p data-bbox="521 1446 678 1475">陶家村 M18 墓</p>        |      |
| 580 年之後 |  <p data-bbox="521 1642 678 1671">陶家村 M19 墓</p>        |      |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出版社，1984。
- (蕭梁)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北齊)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唐)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唐)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唐)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唐)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唐) 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北宋) 司馬光，《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7。
- (明) 顧祖禹撰，賀次君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 近代論著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0期，頁4-24。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路北魏墓（M10）發掘簡報〉，《文物》，2017年10期，頁4-20。
- 小林仁著，朱岩石譯，〈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收入張慶捷、李書吉、李綱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148-165。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大同縣陳庄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12期，頁37-46。
- 川本芳昭著，余曉潮譯，《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麥積山石窟雕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王去非，〈四神、巾子、高髻〉，《考古通訊》，1956年5期，頁50-54。
- 王仲犛，《北周六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

- 王仲瑩，《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王光堯、孫悅，〈妙筆單青清代御窯的官樣〉，《紫禁城》，2016年11期，頁28-43。
-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12。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10期，頁29-47。
- 伊克堅、陸思賢，〈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時期文物〉，《考古》，1984年3期，頁51-55。
- 牟發松，〈〈拓跋虎墓誌〉譯考〉，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頁127-138。
- 衣若蘭，〈明清夫婦合葬墓誌銘義例探研〉，《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8期，2017年12月，頁51-89。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院，〈西安航天城北朝墓發掘簡報〉，《文博》，2014年6期，頁12-17。
-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聯經，1990。
- 宋馨，〈司馬金龍墓葬的重新評估〉，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北京：商務出版社，2004，頁561-578。
- 李星明，〈唐代護法神式鎮墓俑試析〉，收入顏娟英、石守謙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281-310。
- 李梅田，《魏晉南北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 谷川道雄著，李濟昌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周偉洲，〈陝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1期，頁209-222。
- 周偉洲，〈吐谷渾暉華公主墓志與北朝北方民族關係〉，《民族研究》，2020年2期，頁112-118。
- 林聖智，〈北魏寧懋石室的圖像與功能〉，《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8期，2005年3月，頁1-57。
- 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本1分，2012年3月，頁1-91。
- 林聖智，〈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年3月，頁1-42。
-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林聖智，〈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圖像的觀點〉，《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1期，2016年9月，頁145-237。
-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年5期，頁33-35。

-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年9期，頁44-57。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8期，頁54-61。
-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頁218-224。
- 韋正，〈漢水流域四座南北朝墓葬的時代與歸屬〉，《文物》2006年2期，頁33-39。
- 韋正、吳嬌，〈從平城到鄴城——聚焦於墓葬文化的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期，頁4-26。
- 倪潤安，〈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間與設施〉，《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1期，頁60-79。
-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考古學報》，2005年1期，頁27-53。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篇》，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孫危，《鮮卑考古學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考古通訊》，1963年2期，頁87-106。
- 耿志強、陳曉樺，〈北周宇文猛墓誌考釋〉，《西夏研究》，2013年2期，頁91-100。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M229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2期，頁59-65。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6期，頁285-287。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5年1期，頁7-16。
-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5期，頁414-422。
- 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176-197。
-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文物》，2010年11期，頁63-70。
- 張揚力錚，〈西魏陸醜墓誌考釋〉，《文物》，2021年11期，頁83-89。
- 張曉波，〈北魏遷都洛陽後「雁臣」活動探究——以爾朱榮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洛陽學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35卷2期，頁12-17。
-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里仁出版社，1994。
- 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黃壽成，〈北周禮儀制度淵源考〉，《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7卷，2008年2期，頁83-92。

- 楊泓，《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臺北：雲龍出版社，1994。
-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99。
- 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9期，頁26-42。
- 寧琰，〈西魏乙弗虬暨夫人隋代席氏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20年1期，頁88-92。
- 趙世金，〈新見《北周宇文鴻漸墓誌》研究二題〉，《敦煌學輯刊》，2020年4期，頁162-165。
- 趙永洪，〈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見之儀仗表現與喪葬空間的變化〉，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427-462。
- 劉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年秋季，頁1-62。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鄭奕琦，《北朝法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收入顏娟英主編，《美術與考古（下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571-591。
-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故宮文物月刊》，361期，2013年4月，頁58-67。
- 謝明良，《陶瓷手記3》，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
-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
- 羅新，〈西魏暉華公主墓志所見的吐谷渾與柔然名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60卷5期，頁124-127。
-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八木春生，《中国仏教造像の変容——南北朝後期および隋時代》，京都：法藏館，2013。
- 八木春生，《中國仏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京都：法藏館，2004。
- 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鄴と晉陽〉，《佛教藝術》，297號，2008年，頁43-70。
- 小林仁，〈隋俑考〉，收入清水眞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345-362。
- 小林仁，《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
- 小林太市郎，《支那古俗と明器土偶》，東京：一條書院，1947。
-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委員會編，《世界美術大全集·3·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

-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 號（1981），頁 31-144。
- 矢部良明，《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小學館，1982。
- 吉村苜子，〈中国墓葬における人面、獸面鎮墓獸と鎮墓武士俑の成立〉，《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638 號，2012 年 6 月，頁 5-30。
- 向井佑介，〈北魏の考古資料と鮮卑の漢化〉，《東洋史研究》，68 卷 3 號，2009 年 12 月，頁 128-140。
- 向井佑介，〈北魏平城時代における墓制の變容〉，《東方學報》，85 冊，2010 年 3 月，頁 133-117。
- 林巳奈夫，〈獸鬚・鋪首の若干をめぐって〉，《東方學報》，57 冊，1985 年 3 月，頁 1-74。
- 長廣敏雄，《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
- 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墓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歴史的、地域的分析〉，《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3 號，2003 年 9 月，頁 95-148。
- 室山留美子，〈北魏漢人官僚とその埋葬地選〉，《東洋學報》，87 卷 4 號，2006 年 3 月，頁 431-462。
- 室山留美子，〈「祖明」と「魁頭」——いわゆる鎮墓獸の名稱をめぐって〉，《大阪市大學東洋史論叢》，15 號，2006 年，頁 73-88。
- 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鎮墓獸に関する一考察〉，《大阪市大學東洋史論叢》，10 號，1993 年 10 月，頁 49-67。
-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卷 8，東京：河出書房，1955。
- 富田哲雄，《陶俑》，東京：平凡社，1998。
- 會田大輔，〈北周「叱羅協墓誌」に関する一考察——宇文護時代再考の手がかりとして〉，《文學研究論集》，23 號，2005 年 9 月，頁 123-144。
- 蘇哲，《魏晉南北朝壁畫墓の世界：絵に描かれた群雄割據と民族移動の時代》，東京：白帝社，2007。
- Dien, Albert E.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7.
- Kuwayama, George.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Sculptures*. Los Angeles: Far Eastern Art Council,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 Watt, James C.Y.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AD200-750*. New York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ush, Susan. "Thunder Monsters, Auspicious Animals, and Floral Ornament in Early Sixth-Century China." *Arts Orientalis* 10 (1975):19-33.

## 表格圖出處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8、18，圖6-3、16、17、18、19。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年4期，頁41，圖9、10；彩版2，圖1、2、3、4。
- 咸陽博物館、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12期，頁59，圖3、4。
- 阮新正，〈陝西藍田縣發現的西魏紀年墓〉，《考古與文物》，2006年2期，頁13、14，圖1、2。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年1期，頁35、36，圖6、8。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長安區韓家灣墓地發掘報告》，陝西：三秦出版社，2018，圖版13。
- 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收入徐成主編，《寧夏考古文集》，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142，圖11-2。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賈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 寧夏固原博物館編著，《固原歷史文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3期，頁40、45、52、53，圖14、29、40、49、50。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5期，頁30，圖15、16。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年6期，頁26、27、36，圖5-2、7、8、31、32，彩版圖1、2。
-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咸陽韓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1年3期，頁17、18，圖6-8、6-9、7-5、7-6。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37，圖7、9、1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頁33，圖14-3、14-4，圖版上方武士俑。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頁18、圖10，鎮墓獸圖版：<http://www.jiaxiangwang.com/arch/a-saxianyang-beizhouwudixiaoling.htm>，檢索日期：2023年3月20日。
- 戴應新，〈北周韋孝寬夫妻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9期，1998年12月，頁105、108，圖10、11、18。

## 圖版出處

- 圖 1 西安董家村後秦墓鎮墓獸。陝西西安未央區董家村後秦墓出土，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76，圖 40。
- 圖 2 邵真墓鎮墓獸。圖版取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 M229 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12 期，頁 63，圖 2。
- 圖 3 北塬北魏墓、韋彧墓鎮墓獸。左邊，北塬北魏墓，圖版取自長安博物館編，《長安瑰寶第一輯》，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2，頁 84；右邊，韋彧墓，圖版取自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文物》，2010 年 11 期，頁 66，圖 2-2。
- 圖 4 北魏洛陽晚期鎮墓獸。左邊人面獸出土自韋乾墓，右邊獸面獸出土自韋輝和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5 期，頁 31，圖 21、22。
- 圖 5 暉華公主墓中 I 型鎮墓獸。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彩版 2，圖 3、4。
- 圖 6 西魏之前四肢站立的鎮墓獸。左邊，河南鞏義區木材公司晉墓出土，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72，圖 33；右邊，雁北師院 M2 墓出土，圖版取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 17-1。
- 圖 7 西魏之前匍匐姿勢的鎮墓獸。北魏時期，大同城東寺兒村北魏墓石雕供養龕，圖版取自王銀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 年 6 期，頁 91，圖 2、3；東漢時期，河南南陽石橋村東漢墓出土，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58，圖 12。
- 圖 8 第一期 II 型人面獸。陸醜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18，圖 18；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彩版頁 2，圖 1。
- 圖 9 第一期 II 型獸面獸。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彩版頁 2，圖 2；陸醜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18，圖 20；侯義墓，圖版取自咸陽博物館、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 12 期，頁 59，圖 4。

- 圖 10 第二期 II 型獸面獸。乙弗虬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35，圖 6；鄧村 M23 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3 期，頁 53，圖 49。
- 圖 11 第二期 II 型人面獸。左邊人面獸出自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右邊人面獸出自鄧村 M23 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3 期，頁 45、53，圖 29、50。
- 圖 12 第三期 II 型人面獸。左邊人面獸出自叱羅協墓，圖版取自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圖版 23、24；右邊人面獸出自□顛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37，圖 10。
- 圖 13 出土於平城時期銅鋪首。左邊銅鋪首出自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圖版取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群〉，頁 62，圖 36-1；右邊銅鋪首出自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圖版取自山西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頁 29，圖 5。
- 圖 14 叱羅協墓鎮墓獸面獸。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86、87，圖 56、57。
- 圖 15 第三期 II 型新樣式獸面獸。宇文儉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 年 3 期，頁 33；王德衡墓，圖版取自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圖版 87；□顛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37，圖 9；北周武帝孝陵，圖版取自 <http://www.jiexiangwang.com/arch/a-saxianyang-beizhouwudixiaoling.htm>，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0 日。
- 圖 16 元邵墓鎮墓獸。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72-73，圖 41、43。
- 圖 17 北魏晚期西安地區鎮墓武士俑。北塬北魏墓，圖版取自長安博物館編，《長安瑰寶第一輯》，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2，頁 82；韋輝和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5 期，頁 31，圖 19、20。
- 圖 18 第一期 I 型鎮墓武士俑。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1，圖 9、10。
- 圖 19 第二期鎮墓武士俑。鄧村 M23 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3 期，頁 45，圖 40；侯義墓，筆者自攝於西安歷史博物館。

- 圖 20 北朝開鑿石窟中腰略呈扭曲狀的力士。麥積山第 133 窟第 16 號造像碑，圖版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麥積山石窟雕塑》，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 115；北石窟寺 60 窟，圖版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炳靈寺石窟雕塑》，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 107。
- 圖 21 第三期鎮墓武士俑。□顛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37，圖 7；叱羅協墓，圖版取自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山西：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圖版 14。
- 圖 22 炳靈寺 169 窟金剛力士。圖版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炳靈寺石窟雕塑》，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 21。
- 圖 23 北魏北齊時期鎮墓武士俑。崔昂墓，筆者自攝於河北省博物館；固岸 M2 墓，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局編，《河南省南北水調工程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及萃（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36。
- 圖 24 陶家村 M19 墓鎮墓武士俑與南北朝時期漢水流域的武士。陶家村 M19 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發掘簡報〉，《文博》，2022 年 6 期，頁 36，圖 31；安康長嶺墓，圖版取自筆者拍攝於西安歷史博物館；鄧縣墓，圖版取自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編，《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頁 7，彩色圖版。
- 圖 25 北魏晚期鎮墓武士俑製作方式。韋輝和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5 期，頁 43，圖 59；西安市博物院藏的北魏持盾鎮墓武士俑，圖版取自作者拍攝於西安市博物院；邵真墓，圖版取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 M229 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12 期，頁 63，圖 1。
- 圖 26 鎮墓武士俑背後的圓形鑽孔。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1，圖 7；郭定興墓，圖版取自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中國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43，圖 14。
- 圖 27 北魏晚時陝西與河南地區隨葬俑。陝西歷史博物館中北魏時期男立俑，圖版取自作者拍攝於陝西歷史博物館；河南地區隨葬俑，圖版取自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 年 5 期，圖版貳 -1、圖版貳 -3。
- 圖 28 陸醜墓與北魏洛陽時期的胡俑。陸醜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23，圖 45、46；北魏洛陽時期，圖版取自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衡山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3 期，頁 43，圖 11。

- 圖 29 陸醜墓、暉華公主墓與侯義墓中文吏俑。陸醜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10、21，圖 8-8、8-9、32、33；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9，圖 27、28；侯義墓，圖版取自咸陽博物館、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 12 期，頁 66，圖 24。
- 圖 30 北魏晚期至西魏初期擁有長而直方身軀的隨葬俑。韋乾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5 期，頁 33，圖 28；韋曲高望堆北朝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 年 9 期，頁 33，圖 5；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8，圖 23。
- 圖 31 西魏初期的持盾俑。韋曲高望堆北朝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 年 9 期，頁 34，圖 11；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6，圖 19、20。
- 圖 32 暉華公主墓與乙弗虬墓薄風帽套衣俑。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50，圖 30；乙弗虬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39，圖 19。
- 圖 33 571 年之前受爵位者墓與侯義墓中鎮墓武士俑。乙弗虬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36，圖 8；侯義墓，圖版取自筆者自行拍攝於西安歷史博物館；李賢墓，圖版取自寧夏固原博物館編著，《固原歷史文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190，圖 112；宇文猛墓，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84，圖 53。
- 圖 34 571 年之前新樣式出行儀仗俑。乙弗虬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 年 1 期，頁 39，圖 19、20；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3 期，頁 42，圖 19、20，彩版 2。
- 圖 35 第一期墓與西安南郊 M3 墓中大風帽俑。陸醜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11 期，頁 20，圖 29；暉華公主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 年 4 期，頁 48，圖 24；侯義墓，圖版

取自咸陽博物館、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12期，頁65，圖21；西安南郊M3墓，圖版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5期，頁30，圖13。

圖36 紇豆陵曦墓與隨陸醜妻下葬鎮墓武士俑。紇豆陵曦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長安區韓家灣墓地發掘報告》，陝西：三秦出版社，2018，圖版13；隨陸醜妻下葬，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咸新區擺旗寨西魏陸醜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18，圖17。

圖37 北周晚期持盾鎮墓武士俑。□顛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陝西西咸新區朱家寨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年11期，頁37，圖7；叱羅協墓與獨孤藏墓，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87-88，圖58、60。宇文儉墓，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圖版上方武士俑。

##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omb Guardian Figures from the Western Wei to Northern Zhou Period: With a Discussion on Workshops and Style\***

**Liu, Wei-chi\*\***

###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n analysis of the style and elements of tomb guardian figu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Wei to Northern Zhou to suggest that dynastic ruling groups used the concept of Xianbei mythical animals and Buddhist vajra warriors to define the appearance of tomb-guardian creatures and tomb-guardian warriors. Furthermore, the placement of the figurines in tombs reflected the bur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court set up workshops to provide for the burial vessels, hence the appearance of official burial artifacts. Changes in official style were related to major events in the state, thus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ultural policy.

**Keywords:** Western Wei-Northern Zhou period, tomb-guardian creatures, tomb-guardian warriors, workshops, style

---

\* Received: 14 April 2023; Accepted: 8 December 2023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圖 1 西安董家村後秦墓鎮墓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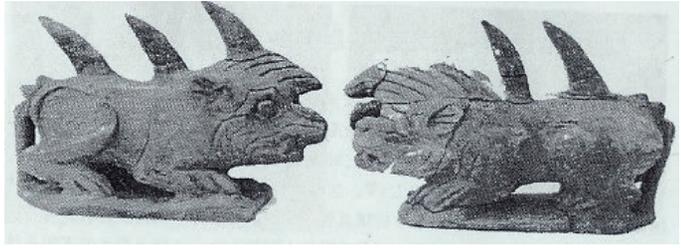


圖 2 邵真墓鎮墓獸



圖 3 北塚北魏墓、韋彘墓鎮墓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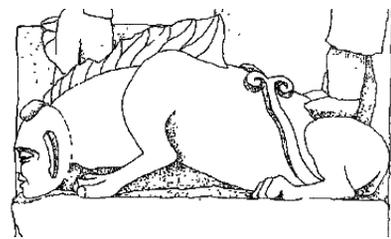
圖 4 北魏洛陽晚期鎮墓獸



圖 5 暉華公主墓中 I 型鎮墓獸



河南鞏義城區木材公司晉墓 雁北師院 M2 墓  
圖 6 西魏之前四肢站立的鎮墓獸



大同城東寺兒村北魏墓石雕供養龕

東漢時期

圖 7 西魏之前匍匐姿勢的鎮墓獸



陸醜墓 暉華公主墓  
圖 8 第一期 II 型人面獸

陸醜墓 侯義墓  
圖 9 第一期 II 型獸面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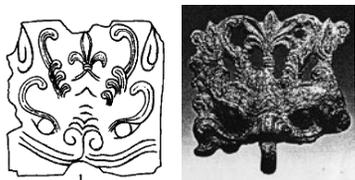


乙弗虬墓 鄧村 M23 墓  
圖 10 第二期 II 型獸面獸

武侯宇文夫人 鄧村 M23 墓  
拓拔氏墓  
圖 11 第二期 II 型人面獸



叱羅協墓 □顛墓  
圖 12 第三期 II 型人面獸



大同迎賓大道 大同湖東北魏  
北魏墓 M1 墓  
圖 13 出土於平城時期銅鋪首



圖 14 叱羅協墓鎮墓獸面獸



宇文儉墓

王德衡墓

□顛墓

北周武帝孝陵

圖 15 第三期 II 型新樣式獸面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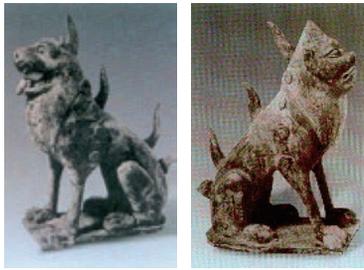


圖 16 元邵墓鎮墓獸



北塬  
北魏墓

韋輝和墓

圖 17 北魏晚期西安地區鎮墓武士俑



圖 18 第一期 I 型鎮墓武士俑



鄧村 M23  
墓 I 型

侯義墓 II 型

圖 19 第二期鎮墓武士俑



麥積山第 133 窟 北石窟寺 60 窟  
第 16 號造像碑

圖 20 北朝開鑿石窟中腰略呈  
扭曲狀的力士



□ 顛墓 I 型 叱羅協墓  
II 式 I 型 I 式

圖 21 第三期鎮墓武士俑



圖 22 炳靈寺 169  
窟金剛力士



固岸 M2 墓 崔昂墓

圖 23 北魏北齊時期鎮墓武士俑



陶家村 安康 鄧縣墓  
M19 墓 長嶺墓

圖 24 陶家村 M19 墓鎮墓武士俑與  
南北朝時期漢水流域的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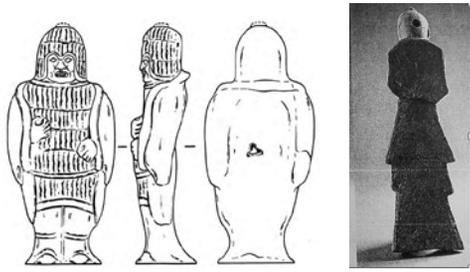
韋輝和墓



邵真墓

西安市博物院藏

圖 25 北魏晚期鎮墓武士俑製作方式



暉華公主墓 郭定興墓  
圖 26 鎮墓武士俑背後的圓形鑽孔



陝西歷史博物館中北魏時期 河南地區隨葬俑  
男立俑  
圖 27 北魏晚時陝西與河南地區隨葬俑



陸醜墓 北魏洛陽時期  
圖 28 陸醜墓與北魏洛陽時期的胡俑



陸醜墓中文吏俑



韋乾墓 韋曲高望  
堆北朝墓 暉華公主墓  
圖 30 北魏晚期至西魏初期擁有長而  
直方身軀的隨葬俑



暉華公主墓 侯義墓  
圖 29 陸醜墓、暉華公主墓與  
侯義墓中文吏俑



韋曲高望堆 暉華公主墓 暉華公主墓  
北朝墓  
圖 31 西魏初期的持盾俑



暉華公主墓 乙弗虬墓  
圖 32 暉華公主墓與乙弗虬墓薄風帽套衣俑



乙弗虬墓 侯義墓 李賢墓 侯義墓 李賢墓 宇文猛墓  
圖 33 571 年之前受爵位者墓與侯義墓中鎮墓武士俑



薄風帽套衣俑 侍從俑 薄風帽套衣俑 侍從俑 文吏俑  
乙弗虬墓 武侯宇文夫人拓拔氏墓  
圖 34 571 年之前新樣式出行儀仗俑



陸醜墓 暉華公主墓 侯義墓 西安南郊 M3 墓  
圖 35 第一期墓與西安南郊 M3 墓中大風帽俑



紇豆陵曦墓 隨陸醜妻下葬者  
圖 36 紇豆陵曦墓與隨陸醜妻下葬鎮墓武士俑



□顛墓 宇文檢墓 叱羅協墓 獨孤藏墓  
圖 37 北周晚期持盾鎮墓武士俑

